

革命故事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

9

133063/29

革命故事会

第九期目录
一九七五年八月

- 方向盘上的风波……………宗廷沼(1)
- 爷爷学手艺……………潘与庆(8)
- 顶风……………吕燕华(13)
- 牧场初战……………孔乃茜(21)
- 红小兵打“蛇”……………黄宣林 徐礼本(28)

· 海军故事学习班作品选刊 ·

- 永不停步……………李耀辉 傅国通(35)
- 车……………刘学义(44)
- 紧急任务……………于红潮(51)

·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故事 ·

- 养鸭治虫……………陈 熊(56)

· 田头小故事 ·

- 金沙滩上的铁姑娘……………胡林森(64)

•《渡江侦察记》电影故事•

智过清洋河.....秦昌桂 许逸周(69)

计送情报.....许逸周(77)

• 评 论 •

略谈小故事.....蒋成瑀(86)

• 经验交流 •

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积极抓好革命故事创作

..... 南市区文化馆(89)

• 简 讯 •

海军在沪举办革命故事学习班.....(94)

革命故事会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9)

开本 787×1032 1/32 印张 3 字数 64,000

1975年8月第1版 1975年8月第1次印刷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统一书号: 10171·502 定价: 0.18元



方向盘上的风波

川沙县 宗廷沼

一天早晨，宽阔的海滨公路上，一部大型拖拉机正以最高速度，由南向北，飞驰而来。它来到一个三岔路口，正要转向西，突然，一个姑娘骑着一部自行车，从小路上飞奔出来，拦在路当中。随着“吱”一声紧急刹车，从拖拉机驾驶室里伸出一只手，墨赤黑的四方面孔，虎彪彪的铁塔肩膀，他是海滨生产队队长、驾驶员杨阿金。杨阿金放开小喇叭似的喉咙对着姑娘吼道：“眼睛有哦？……”他正想再骂一句，突然又咽了回去，骑自行车的不是别人，正是他妹妹，拖拉机手、新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杨小英。那末，杨阿金这么急到啥地方去，杨小英急匆匆又从哪里来呢？原来，昨天杨阿金接到沪江木材公司打来一只电话，说有一批木材要从江边码头运到远郊林家港，请海滨生产队帮助运一下，运费二百元。杨阿金想：这倒是个好差使，抽几个强劳力，一天就能完成，也好为队里多集些资金。于是他不顾有人反对，从男劳力中挑了四个身强力壮的社员，带了干粮，天不亮就出发，赶向江边码头。杨小英昨天不在队里，到公社党委参加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读书班去了。今天大早，她接到队里的电话，晓得杨阿金开了拖拉机跑运输去了。这时，又接到党委通知，说向阳镇的工人、居民为了响应县委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的号召，积了几十担菜皮、阴沟泥、

垃圾等肥料，但运输来不及，公社要求各大队派些人去运，所以，杨小英赶紧骑了自行车，赶到通向江边码头的要道。

现在，杨阿金见妹妹面孔血血红，想想刚才的惊险情景，心里还怦怦直跳，他摆出一副长者的口气讲，“看你，当书记啦，还是毛手毛脚，读书班结束啦？”杨小英二十六岁，中等身材，圆面孔，短辫子，老布鞋子，土布衣裳。她笑笑说，“听说有任务，读书班一结束就赶来啦！”杨阿金听了高兴地一挥手：“好，上来！”杨阿金等杨小英把自行车搬上拖拉机，让她进驾驶室坐下，就把油门一开，拨动方向盘，想把车头向小路弯去。

杨小英高声说：“方向不对，要一直向前！”杨阿金心里发笑，小姑娘恐怕是被刚才的情景吓昏了，连方向都分不清，就说：“没错，向前是向阳镇，向西才是江边码头！”当杨阿金搞清楚妹妹的来意不是运木材，而是要先到向阳镇运肥料，才晓得两个人缠错了。他想想小英的话也有道理，就把车子刹住，再想想就要到手的钞票，又舍不得，楞了半天才讲：“麦河泥基本都浇了，早稻基肥也有了，我们运输不影响队里生产。”小英说：“麦河泥是浇了，但是还不够，现在正需要多上肥，去年围海新开了一百多亩田，基肥还缺不少。今年我们化肥要全部自己解决，要大积自然肥料。人不吃饭没力气，庄稼缺肥少打粮，农业要大干快上，肥料就要大增快增！”杨阿金哈哈笑了，“我是队长，理论没你好，种田比你懂，要运肥明天也来得及。”说着又去拨方向盘，怪，方向盘象生了根，拨不动，原来被小英双手抓牢了。他想不到小英会来这一手，不由板起面孔：“别忘了我是队长，又是司机！”说着去夺方向盘。小英护住方向盘，也不让步：“这是集体的方向盘，要往正路上拨！”杨阿金吼了起来：“正路？！我为集体难道是歪路？扣帽子也要量量尺寸！”

兄妹俩的争吵惊动了车厢上的青年社员阿龙、虎根他们，大家都跳下车，围上来。阿龙、虎根他们本来就对阿金这样颇有看法，现在听小英一讲，都支持。杨阿金见自己成了“光杆司令”，手一松，气呼呼地说：“不运就不运，反正钱又不进我杨阿金的腰包！”说着跳下驾驶室，转身要回去。富裕中农钱来富刚才一直没开口，现在见队长要走，心里急了。他拉住杨阿金的衣角说：“队长，这事跟人家约好的；还有两百块钱，年底分红……”“你就是分红分红！回去拿锄头，省得犯错误，任务我去回！”杨阿金甩开钱来富，头也不回走了，杨小英喊他也不听。小英掉头招呼大家：“有话回头讲，现在先上镇运肥料！”说着跳进驾驶室，油门一开，拖拉机又飞快地向前奔去……

中午，杨小英回家吃饭，走到门口，听见屋里“当”一声，接着一只大芦花公鸡扑打着翅膀，从窗口飞出来。她进屋一看，阿金脸上象刷了浆糊，绷得紧，正坐在一张矮凳上抽烟。他见小英进来，有意扭转头。小英想：早上虽然把阿金手里的方向盘从弯路上扳了回来，但他脑子里那个方向盘还没转过弯。这时，阿金刚刚从田里收工回家，他心里一直在想，我跟你杨小英一样，为集体起早摸黑，风里来，雨里去，这次搞运输也是为集体，有啥错？！他越想越想不通，越想不通就越气，所以家里的面盆家杂遭了殃，面盆蛮好放在桌上，他看见触气，拿起来就把它扔在锅台上，吓得芦花公鸡从窗口飞了出去。小英揭开锅，只见一锅冷水，就生火烧饭。一歇歇，香喷喷的饭菜端上了桌。阿金只顾抽烟。小英递给阿金一碗大米饭，语意双关笑嘻嘻地讲：“工厂没粮，机器不响；商店没粮，关门打烊，人不吃饭，饿得发慌。来，先吃饭，有意见慢慢提。”阿金鼻孔里哼了一声，推开碗，“吃饱啦！”“嘴，有气要放，别把肚皮胀

破了，哈哈！”随着一阵爽朗宏亮的笑声，进来一个头发花白、满面皱纹的老人。阿金见爸爸老土根回来了，象见了救星。他晓得爸爸是老贫农，大公无私，就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叫他评理：“你倒说说看，利用农闲，搞点运输，增加收入，方向对不对？”老土根放下手里的扁担，正要开口，小英已经接了上来：“农闲？！贫下中农都在为农业大干快上起早摸黑，革命加拚命，恨不得一天顶十天，闲在啥地方？！你今天这样做，并不是农业生产有空闲，而是心里只想到钱，你的心没真正贴在农业上！”“我是为集体！”“为集体也有坚持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老土根点点头：“嗯，在理，我赞成！”阿金见二比一，象落雪天喝了冰水，从头冷到脚，赌气说：“反正都是你们有理，我不对！告诉你，我走的什么路，自己清楚！”“不，你没有真正搞清楚，你是被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本主义思想迷住了眼睛！”“你一开口就上纲上线！”“我们做什么事都要抓住纲和线。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贫下中农的带头人，你想过没有，只要我们手里的方向盘稍微偏离一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和贫下中农就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啊！八年前的教训难道你忘了吗？”杨小英的话，象晴天一声炸雷，震动着杨阿金：文化大革命前，大队里个别干部，打着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招牌，走资本主义道路，用国家给的拖拉机搞地下运输站，外出赚大钱，菜烂在田里不运，草长得比稻高，种粮食的靠国家供应口粮，全大队有一半劳力搞自由经营、发家致富，地主、富农趁机妄想变天。贫下中农忍不下这口气，文化大革命中，杨小英、杨阿金和大家奋起夺了走资派的权，拨正了方向盘。这时，小英说：“同志，现在，拖拉机的方向盘往哪条路上拨，不单是一个业务问题，而是一个路线问题！如果我们不彻底清除头

脑里的资本主义思想，方向盘还会从我们手里转上歪路，甚至丢掉！”杨阿金想了一阵说：“下次不运总可以了吧？！”说着挑起一副空粪桶要下田。小英拦住他说：“慢，根子不在运不运，而是心往哪里想，木材还是要运的！”“还要运？”“对，你想想，木材公司一向通过运输公司托运，这次为啥要找我们运，这里有文章！”“有文章？”杨阿金的眼睛瞪得老大，想：人家电话里讲得清清爽爽，运输来不及，有啥文章？他正要问个明白，外面“当当、当当”，出工钟声响了。

杨小英带领原班人马，阿金开着拖拉机，飞快前往约定的地点。阿金心里打起一个又一个问号，想问，小英用手指指“驾驶时请勿谈话”的牌子，他只好不响。钱来富也是丈二和尚抓不着头脑，他眨巴着小眼睛，心里想：一定是杨小英见钱眼开，是嘛，明明可以增加收入的事，谁不干，谁是憨大！……他正想着，杨小英突然轻声问：“来富叔，对方联系的是你啥人？”钱来富为了露露自己在接这根线上的功劳，得意地用手摸摸尖下巴上的几根黄胡子，说：“是我远房堂阿哥，叫钱引桃，在木材公司当干部，听说还是个党员。”他越说越有劲：“嘿，接上这根线往后好啦，一年运它三、五趟，年底分红每人至少多几十块钱……”他正在得意，突然被小英泼了一盆冷水：“来富叔，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集体农民，心里要想社会主义，可不能只想到钱哪！”“啊，对，对……”钱来富面孔一红，额上渗出汗来。

杨小英他们来到约好的地点，跳下车一看，眼前是一块江边空地，没人家，也没木头。大家正在奇怪，从旁边小路上过来一个人，细矮个，尖下巴，高颧骨，五十出头，穿旧呢中山装，嘴里叼着香烟。钱来富一见是钱引桃，马上迎了上去。钱引

桃笑容满面，来到小英他们面前，他扫了大家一眼，接着摸出一包大前门香烟，递到杨阿金和钱来富面前。杨阿金摇摇手，谢绝了。钱引桃笑了笑，说：“客气啥，烟酒不分家嘛，嘿，真对不起，这里的木头上午刚搬走，现在要到南边的刘家湾运，喏，不远，就在那边，运费嘛，照加，哈哈！”

钱引桃带路，杨阿金顺着他的指点，转了好几个弯，开了一段路，在一个僻静的港湾停下了。当大家装好车，阿金正要点火发动的辰光，小英突然接过方向盘，对阿金说：“你吃力了吧，我来！”说着，油门一开，拖拉机飞奔起来。钱引桃和杨阿金坐在两边。钱引桃望了小英一眼，突然凑过来说：“听来富讲，你家要盖新房，我特地给你留了两根好杉木，造房子，刮刮叫，有钞票，买不到。”小英双手紧握方向盘，笑了笑说：“公家的木头，好随便用？”“嗨，俗语讲：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干我们这一行，木头当路又当房，用几根有啥稀奇，哈哈！”钱引桃得意地笑了。小英也哈哈笑了起来。太阳渐渐落山了。钱引桃正在得意之中，忽然拖拉机“吱”一声刹住了。小英有意大声喊：“到啦！”钱引桃听说到了，打开车门，突然面孔煞白，刚刚伸出去的一只脚又缩了回来。为啥？此地是民兵指挥部！钱引桃晓得上当，狗急跳墙，象一只恶狼扑向方向盘，妄想开车逃跑。杨小英早有防备，用力一推，钱引桃象只烂冬瓜，骨碌碌滚下了驾驶室。他爬起来想溜，早被阿龙、虎根和几个民兵拦住了：“不许动！”“你，你们要干啥？！”钱引桃见四面无路，惊慌地向后退着。这时，民兵中闪出一个高个子，愤怒地说：“姓钱的，撕去你的伪装吧，你利用职权，以少提多，内外勾结，盗窃国家木材，投机倒把，还打着社会主义企业的招牌招摇撞骗，走资本主义道路！”钱引桃跳起来喊：“你们诬蔑好人！”“不要

再做戏了，俺林家港的同伙正在里头等着你哩！”这时，杨小英也冲上前愤怒地对着钱引桃说：“你想用钞票和木材腐蚀我们，跟你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白日做梦！你就是钞票一车一车装来，也买不动我们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心！”钱引桃一听，立刻象被抽了筋，瘫了下去。

钱引桃被押走了。高个子民兵紧紧抓住杨小英的手，说：“同志，谢谢你们的帮助！”经高个子民兵一说，大家才晓得，原来，今天上午小英把队里的事报告了公社党委，党委也接到民兵指挥部的电话，说沪江木材公司最近有一部分木材被窃，要求协助查案，小英主动承担了这个任务。她谦虚地说：“谢啥，同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她又转向大家，严肃地讲：“同志们，今天在方向盘上的一场风波，说明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也说明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开车要看清方向，革命要分清路线，否则，搞资本主义的人就会把我们往资本主义道路上引，那样，我们的社会主义就会变质，资本主义就会复辟，广大贫下中农又会象解放前一样讨饭做长工，我们要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的腐蚀和进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把好方向盘，让生产队的拖拉机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开，一直开到共产主义！”在杨小英的指引下，杨阿金紧握被磨得闪光发亮的方向盘，开着大型拖拉机，沿着金光大路，飞奔向前！

爷爷学手艺



南市区文化馆革命故事创作组 潘与庆

你们认识老洪爷爷吗？老洪爷爷是个退休工人，共产党员，里弄治安小组成员，还是东风小学的校外辅导员……你别看他今年六十七岁了，头发也白了，可精神挺好啊！关于他的故事，我可以一口气讲好几个，今天我先给大家讲个《爷爷学手艺》的故事。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老洪爷爷来到他孙子小海的身旁，摸着小海的头轻轻地说：“小海，快起来，爷爷要你睡的这只旧棕绷床派用场呢！”小海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奇怪地问道：“爷爷，派什么用场？”老洪爷爷乐呵呵地说：“我要学点手艺，修棕绷呢。”小海一听，差点笑出声来，心想：爷爷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学手艺，修棕绷，真新鲜！就一骨碌从床上爬了起来。

等小海穿好衣服，老洪爷爷从外间拿了一只小木箱走了进来。小海拉着爷爷的手说：“爷爷，你真会修棕绷？”爷爷笑笑说：“不会就学嘛，这星期我到修棕绷店学了三个半天，今天来实习实习。”说完就叫小海帮着把旧棕绷搬到两条长凳上，爷爷拿出棕绳和竹刀，不慌不忙地修起棕绷来了。小海站在一旁既当“观众”又当“助手”。突然，小海发现爷爷的左手冒出了鲜血，急得直叫：“奶奶，奶奶，爷爷手上出血了！”奶奶听到叫

声，三步并两步赶来一看：“哟，老头子！我说你八十岁还学什么吹打啊，可你偏要学，啧啧，你看这血哟！”奶奶一边唠叨，一边给老洪爷爷包扎。爷爷呢，捂着手上的伤口，仍然笑嘻嘻地说：“活到老，学到老呗，要学习总得花点‘学费’呵！小海，你说是吗？解放前，咱们想学点手艺也学不成，今天我自己不留神出了一点血，又有什么要紧呢？”说完，他又埋头干了起来。

小海看看爷爷这股顽强劲，心里很感动，心想：爷爷多勇敢呀，多象电影《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的爸爸呵！可是潘冬子的爸爸受伤是为了打白狗子，爷爷学修棕绷又是为什么呢？小海就瞪着两只大眼问爷爷：“爷爷，你为什么要自己学修棕绷呢？叫咱们弄堂里肖生财修不是蛮好吗？他过去一直修棕绷，可比你内行多了！”爷爷听小海提了这么个问题，抬起头来眯缝着眼睛神秘地回答说：“小海，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不过，我暂时不回答你，要你自己用这个——”爷爷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接着说，“用脑筋好好地想一想，实在想不出，去看看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你就知道了。”小海一听，更不明白了，心想：奇怪，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里还有讲我爷爷为什么要修棕绷的？爷爷一定是骗人，可爷爷从来没有骗过人哪！噢，对了，“爷爷，你是不是因为要节约闹革命？”爷爷笑笑说：“说对了一小半。”“那还有一大半是什么原因呢？”小海又问爷爷，可爷爷就是不告诉他，只顾埋头干着活儿。到吃中饭的时候，坏了的棕绷竟给老洪爷爷修好了。

吃过午饭，老洪爷爷又急着要走，小海问爷爷上哪去？老洪爷爷说：“刀不磨要生锈，人不学习要变修。我到里革会参加退休工人的理论学习。”说完就走了。可是到快吃晚饭的时候，爷爷还没回来。小海正焦急地等着爷爷，只听到大门“咚

咚咚”地响了起来，小海赶忙去开门，可是门一打开，进来的不是爷爷，却是隔壁三楼的王大婶。王大婶一进门，就把手里拿着的一瓶酒和一篓苹果放在台子上，对奶奶说：“大婶子，这些东西送给你们表表心意。”说完就要走。小海和奶奶赶忙把她拦住，王大婶这才讲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王大婶家有一只棕绷坏了，送店里去修吧，一来远，二来从楼上往下搬也不方便，准备多花点钱让肖生财来修。王大婶一出门正巧碰到老洪爷爷学习回来，老洪爷爷问王大婶上哪去？王大婶就把修棕绷的事告诉了老洪爷爷。老洪爷爷一听，自告奋勇地对王大婶说：“你不用找肖生财，我帮你修。”说完就回家拿了工具上王大婶家去了，直到天黑的时候才修好。王大婶要留老洪爷爷吃饭，老洪爷爷硬是不肯，王大婶又掏出五元钱给老洪爷爷，老洪爷爷生气地说：“我可不是为了钱来给你修的。”说完噤噤噤地下楼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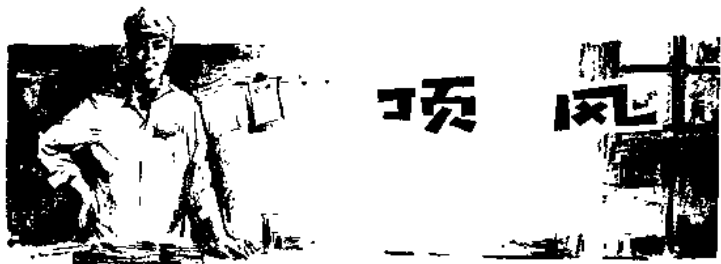
王大婶讲到这里感动地说：“老洪爷爷真是毛主席教导出来的好党员，这点心意你们无论如何得收下。”说着就跑了。奶奶和小海想去拉住她，可人已经不见了。奶奶要小海把礼品给王大婶送回去。小海刚要伸手去拿，房门开了，只见老洪爷爷乐呵呵地抱着一捆棕绳走了进来，一边还笑着说：“里革会还真支持我这个义务修理员，咱们里弄服务站还拨了这么些棕绳给我。”说着把棕绳往桌上一放，就看到了桌上的酒和苹果。爷爷问：“是谁买的？”小海把事情经过告诉了爷爷。爷爷听着听着，脸色渐渐地变了，听完以后，大声地说：“这些东西咱们怎么能收下呢？要是你们收了这些东西，那你们就是把我当成了商品，把我当成了……”爷爷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了。小海从来没见过爷爷生这么大的气，赶紧说：“爷爷，这些东

西我本来就是送回去的，现在我就去送好吗？”爷爷一听，脸上露出了笑容，走到小海身边摸了摸他的头说：“这就对了！咱们要牢记毛主席关于‘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教导，可不能掺半点私心啊！”小海一听，心里好象一下明白了，噢，原来爷爷学修棕绷是为人民服务。小海找到了爷爷学修棕绷的原因，高兴得跳了起来。可是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爷爷后，爷爷摸了摸胡子笑着回答说：“唔，有进步，不过还只说对了一半。”小海一听，什么，还只说对了一半，那还有一半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第二天中午，爷爷拉着小海的手说：“小海，今天咱们去给隔壁弄堂张大娘修棕绷好吗？”小海一听能跟爷爷一块去修棕绷，高兴地说：“爷爷，咱们走。”当他们祖孙俩背着工具箱，刚走到张大娘家门口时，突然从里面跑出一个人，这个人一边走，一边得意洋洋地数着一叠钞票，直到“咚”的一声头撞在大门上，他才停下来。小海一眼就看出是肖生财。这个肖生财是怎么样的人呢？肖生财过去是个修理家具的小业主，后来参加了合作社。但他人是参加了合作社，心却没有参加，一心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下班以后就做私人生活，为了多赚钱，有时一干就是一个通宵。这家伙真是上班工作象条虫，下班赚钱象条龙。这时，肖生财也看到了老洪爷爷，他心里一惊，连忙把钱塞进了口袋，装起一副笑脸打招呼：“哟，老洪爷爷，你好，你好！”一边说着一边要往外溜。老洪爷爷一见竖起了眉毛，严厉地问：“怎么，你又在‘加班’了？”肖生财连忙摆了摆手，张嘴结舌地说：“没有，没有，我这是为……为人民服务，帮助人家修棕绷。”“为人民服务？我看你这是为钱服务吧！”老洪爷爷一针见血，肖生财尴尬地回答说：“就算是吧，可这也是

‘按劳取酬’……”老洪爷爷一听，更火了，“按劳取酬，说得好听！难道你在单位里没领工资？要知道你这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正在这时，张大娘急匆匆地跑了出来，把手里的一束棕绳递到肖生财面前，气乎乎地说：“肖生财，你这个家伙心好狠呀，我给了你十元钱，你，你拿这种棕绳给我修棕绷！”老洪爷爷接过棕绳，捻开一看，里面掺着许多旧棕丝，轻轻一拉，棕绳就断了。肖生财一看，知道事情不好，只得低着头一声不吭了。

这时人越围越多，都指责肖生财。老洪爷爷指着肖生财对张大娘说：“今后可不能再叫这种人修了，个人吃亏是小事，助长了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可是大事啊！”张大娘点了点头。这时老洪爷爷跨上台阶，对大家说：“同志们，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肖生财就是这样一种人！对于这种人，我们要大喝一声，这条路行不通！”老洪爷爷回头对肖生财说：“你要向组织上检查自己的错误，你听见了吗？”肖生财点了点头，躬下身子，狼狈地走了。老洪爷爷又接着说：“同志们，今后谁家棕绷坏了，可以到店里修，或者到里弄服务站修，也可以叫我修，还可以自己学着修，不会的我来教，但是不能叫肖生财这号人修。修棕绷是这样，其他事也是这样。总之，要造成一个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使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前进，大家说对不对？”“对！”人们齐声回答。小海喊得特别响，因为他不仅同意爷爷的意见，也完全懂得了爷爷学修棕绷的原因。



青浦县小蒸公社 吕燕华

一九七五年春节第一天，天已经暗了，河东公社河东大队党支部书记吉清同志，才挑了一担空粪桶收工回家。他中等身材，黑苍苍皮肤，穿一套补了又补的工作服，两只裤脚溅满泥浆。他原是上海机器厂工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响应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主动申请回到农村。今天上午，他组织党员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下午带领社员积肥造肥。刚到门口，碰上赤脚医生王小平从屋里跑出来：“吉叔叔，你怎么现在才回来？！雷珍阿姨又发病了。”接着她撇了撇嘴，“哼！吴伯伯送来了‘珍贵礼物’，正等着你呐！”说着，小辫子一甩，走了。

老吉放好粪桶，进门一看，公社党委副书记吴宣周坐在房里，自己的爱人雷珍发病躺在床上。吴宣周见老吉进门，立起身说：“老吉，今天大年初一，还积肥造肥呀？！看来今年你们大队又要夺个全公社粮棉第一了。”吉清招呼吴宣周坐下来，说：“同志们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主动提出要改变春节不劳动的旧习惯，大干快上学大寨。”接着，他看了看台子上两个纸包问：“老吴，听说你还送来了什么‘珍贵礼物’？”吴宣周把两个纸包往老吉面前一摆：“老吉，你爱人身体弱，需要补养，我托小平爸爸替你到外地去买来两斤白木耳，让她吃吃试试

看。”“白木耳？的确是‘珍贵’东西呀，价钱很贵吧？”“价钱还好，吃了再讲。”老吉心想：吴宣周就是喜欢拉拉扯扯，“吃了再讲”就是送的意思，看来，送的后面还有文章。就把两个纸包推到吴宣周面前，笑了笑讲：“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吃了再讲’，以后算起总账来可不得了呀！”

正说着，王小平背了药箱又来看望雷珍，她给雷珍吃了药，回头看见台上两包白木耳已经移到吴宣周面前，看看吴宣周的神色有点尴尬，已经明白了一半，就故意问：“吴伯伯，我爸爸叫你来送白木耳的任务你完成了没有？”

吴宣周的脸色顿时红了起来：“这要问你呀！”原来，王小平的父亲想通过吉清把小平调到工厂去，硬要小平把两斤白木耳送来，小平不肯，说：“吉叔叔从来不收人家东西，外出开会、劳动，也总是带个饭盒子，从来不吃人家一顿饭。再说，自己还很需要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小平爸爸见女儿坚决不肯送，便大骂她是笨蛋。就托吴宣周特地送了来。吴宣周想不到小平跑来当场戳穿，就讲：“我看你呀，真是个小笨蛋，雷珍阿姨身体虚弱，很需要补养，亏你还是赤脚医生，连这点也不懂！”

吉清听了小平和吴宣周的对话，完全明白了。原来，送白木耳，是为了“交换”王小平进工厂。就笑了笑对吴宣周讲：“正因为小平是赤脚医生，用的是草药银针，用不着这类高级补品。”说着，拎起两包白木耳交给小平：“小平，你把这两斤白木耳拿回去，对你爸爸讲：你才是个笨蛋，不学新风貌，专搞老一套。请客送礼，是资产阶级旧作风，坚决不能做！”小平接过白木耳，背起药箱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调皮地讲：“吴伯伯，你和我爸爸一样，也是个笨蛋！”吴宣周被小平弄得行灶

烧稻柴，有火发不出，一副尴尬相。

这时，雷珍觉得身上有点发冷，叫吉清给她加一条被头。吴宣周讲：“雷珍同志身体不好，又是个下放工人，群众几次提出照顾她到队办厂去，你都主动让给别人了。这次我在党委会上提出照顾你爱人到公社弹簧厂去，其他委员也都认为应该照顾，我看，只要你这个党委委员、支部书记讲一声，她就可以去了。”吉清一听，心头“格楞”一下：党委委员，支部书记，只要讲一声？！“不，正因为我是个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搞特殊化的权利。我爱人身体不好，在生产队同样得到了照顾。我应该教育家属安心农业，做缩小三大差别的带头人。”吴宣周听了老吉这番话，心想：这个人倒真是难弄，今朝送白木耳碰了个钉子，动员他爱人进工厂，这只棋子又走不通，我想把小平调到工厂去，看来还要象七石缸里捞芝麻——费功夫。

吴宣周想了想又问：“老吉，你们大队有两个知识青年抽调名额，讨论过了吗？”“讨论过了。”“王小平表现怎么样？这次是否抽得上？”“小平表现还好，但是插队时间太短……”吴宣周打断老吉的话，说：“表现好，就可以了，时间短，照顾一下吧！我给你们大队增加一个名额，你把王小平填上去。”说着拿出一张表格递给老吉。老吉没有去接表格，心想：吴宣周兜了两个大圈子，碰了两个软钉子，现在赤膊上阵开路子。就讲：“老吴，我看这样做不妥当，抽调知识青年，要经过贫下中农和大队党支部讨论，怎么能‘开了后门’把她送出去呢？这样做，对小平的思想教育也没有好处啊！”“啪！”吴宣周又碰了个硬钉子，心里真有点火辣辣，又不便发作。

这时候，队办工业负责人小陈推门进来：“老吉，哎，巧了，

老吴也在这里，佷把几只旧的草包机修一修，办个草包厂，还缺点木料和几只牙齿盘。老吴，社里拨一点吧！”吴宣周一听，来得正好，你要我木料，我要你把王小平送到工厂去，就说：“缺点木料，这事情好商量，明天到社里来拿就是了。老吉啊，队办工业要发展，以后，求人家的事情多着呢！”接着，瞟了瞟台上那张表格：“这个问题嘛，你再考虑考虑，这张表格明天小陈来拿木料时填好带来。”说完，门一拉，朝外就走。刚才连碰几个钉子，碰得他头昏脑胀，朝右一拐，走了过去。老吉送出门来，大喝一声：“老吴，这条小路走不通，快回头走大路！”

第二天上午，吉清和几个社员在一起修理草包机。贫下中农看到老吉农业活、机器活、木匠活，样样熟练，高兴地讲：“老吉，你真是文武双全，既是机匠，又做木匠，既当干部，又是农民。”老吉风趣地讲：“我本来是工人，现在当农民，也算‘亦工亦农’。”这时，队办工业负责人小陈气鼓鼓地空着两只手回来：“嗨！真气煞人！我到公社要木料，吴宣周伸手向我要表格，我说：‘老吉没叫我带来。’他马上面色一变讲：‘木料已经分掉，哪能开口要，闭口到，没这么便当！’哼！这明明是卡嘛！”吉清听了想：吴宣周用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代替党的原则，交换不成就卡，这种思想作风一定要顶。就讲：“小陈，这点小困难，难不倒我们！”说着，他急匆匆朝自己屋里跑去。不多一会，肩上扛了两根木头走来。大家一看，这两根木头是生产队分给他做房门的。小陈连忙跑过去，从老吉肩上接过木头，讲：“老吉，很多社员都住上了新瓦房，你至今还住着三间旧草房，而且三间草房象条直弄堂，连房门也没有，生产队三次分给你木料，你三次都让给了社员，这次又要让给集体，我们心里过意不去呀！”说着要把木料给老吉扛回去。老吉一把拉

住，讲：“个人的事再大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磷肥厂急等着草包装磷肥支援农业，我们要赶紧把草包织出来。”在场同志都很感动，小陈更是气不平，他想，老吉和老吴都是党员、干部，为啥相差这么远？！

经过大家努力，几只草包机很快修好，还缺几只牙齿盘，吃过饭，老吉到县里废料商店去买。

就在这天下午，吴宣周趁党委书记老洪在县里开会，其他委员不大了解情况，临时决定召开党委会，搞突然袭击，研究知识青年抽调名单，而且故意不通知党委委员吉清。现在讨论到第三张知识青年招工登记表，表格上的名字是王小平。正在这时候，会议室门“呀”一声推开，大家回头一看，进来的正是吉清。吉清怎么会来的呢？原来，吉清到县里买牙齿盘，知道党委书记老洪在县里开会，就去找他汇报知识青年抽调工作中的问题。老洪说刚才吴宣周打来个电话，讲县里催得急，临时召开党委会研究这个问题。吉清一听，就明白了吴宣周的用意，向老洪简单汇报了一下便赶来了。现在吴宣周看到吉清，心里一急，头上冒汗，正担心希望又要落空，只听吉清说：“老吴，会议继续进行吧，我来迟了。”吴宣周只好硬硬头皮把会开下去：“王小平表现很好，能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完全够条件抽调。”

吉清从袋里摸出昨天吴宣周给他的那张空白表格：“老吴，我们大队党支部没填过抽调王小平的表格，你这张表格哪里来的？”会议室里顿时哄了起来。吴宣周那张表格哪里来的呢？吴宣周自己填的。他想：只要党委会作了决定，你吉清不盖大队公章又有什么关系。谁知道石缝竹笋横里出，吉清赶来了。现在如意算盘打乱，原来百灵鸟的嘴巴，象涂过浆糊张

不开了：“这个……”

老吉拿过吴宣周填的那张表格说：“老吴，个人怎么能代表组织呢？你对王小平如此关心究竟为了啥？你和小平父亲又是什么关系？要挖挖思想根子。”吴宣周听老吉提到他和小平父亲的关系，很不服气：“工业这条线我负责，下面要材料都来找我，我手里又变不出材料来。小平父亲是物资局开票员，各种材料都经手，上次弹簧厂缺一批材料，规格特殊，一时供应不上，我心里很急，还不是靠小平爸爸解决的！我们把小平调到工厂，今后对我们社办工业很有好处，我这样做也不是为了我个人啊！”

这时会议室里议论纷纷。吉清说：“以协作为名，搞私人交易，从中渔利，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一种表现。老吴，你这样做，难道符合党的原则吗？”吴宣周一听跳了起来，正要发作，门“砰”被推开，进来两个人，一个小陈，一个小平，他俩手里拿了大字报。小平把大字报朝台上一摊：“吴伯伯，我们向你开一炮！”接着朗读起来：“吴宣周拿党的原则做交易……”吴宣周的火气直往头顶上窜：王小平呀王小平，我为你调工厂正在硬上，你倒还来轧闹猛！手一挥：“走走走！我们这是在开党委会，小姑娘不要来搅七搅八！”

吉清认为小平他们反潮流反得好，站起来讲：“既然群众把大字报送上门来，我建议让小陈、小平列席这次党委会。”党委其他同志也都同意。会议气氛扭转了，老吉讲：“毛主席最近指出：‘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老吴，你认真想一想，是不是也沾染了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吴宣周想：问我有没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我十三岁当学徒，受尽资本家剥削、压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群众虽曾批判我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可后来不又结合进了领导班子？！就说：“我搞的工作，天天和人家打交道，免不了吃两包香烟，吃顿把饭，拉点关系，开点路子，我一不贪污，二不腐化，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帽子套不上！”

老吉见吴宣周还不能从世界观上找原因，心里很焦急：“老吴，我们替你算过一笔账：你家里，全套家具三十六只脚，外加脚踏车、缝纫机、收音机、三五牌台钟，凑满‘三转一滴嗒’，最近又添两只新沙发，你还不满足，还要翻造三层楼房，你的‘安乐窝’越筑越大，思想感情离劳动人民越来越远啦！还记得吗？有一年年三十夜，资本家杀猪杀羊欢度春节，你却困在毛竹棚里看守毛竹，身上只盖一条七穿八孔的破被絮。你家里两间风扫地月点灯的破草棚，被雪压塌了，你娘赶出来，叫你去和竹行老板商量，用一年工钱换一根毛竹，拿回去撑撑破草棚，资本家非但不肯，还把你娘踢出了大门。你娘又气又急得了病，不久就死了。老吴啊，你想一想：旧社会你做了一年换不到一根毛竹；现在，你通过小平爸爸，利用职权，套购了多少木料，修建‘安乐窝’。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社办工业，可是我们队办厂要点木料，你却又想用党的原则做交易，你这究竟是为公还是为私？究竟在引导社办工业、知识青年走什么道路啊？！”

这时，会议室里毕静，吉清的一番话，引起了大家的深思。老吉接着说：“老吴啊，你过去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现在却用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来处理个人和党的关系，处理同志之间的关系。”老吉拿起吴宣周填的那张表格说：“这张表格，就是放弃党的原则，把人也当作商品进行交换的一种手段啊！”小平眼快、手快，从老吉手里拿过表格，讲：“我早就说



过,我要扎根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说着,“嚓嚓”两下,把表格撕成几片,朝台子上一掼。会议室里顿时活跃起来。老吉拾起那张撕碎的表格说:“小平啊!撕掉表格,不等于撕掉了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啊!”“吉叔叔说得对,我回去还要向我爸爸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开炮!”吴宜周脑子里“嗡”一声,真象是炮弹炸开了,他慢慢伸出手来,从老吉手里拿过那张撕碎的表格说:“给我吧,让我好好想想。”老吉握住吴宜周的手说:“对!我们都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好好想一想有没有沾染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时刻警惕商品交换原则对党的侵蚀,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抵制各种资产阶级的歪风,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插图:潘荷生)



牧场初战

上海牛奶公司第一牧场 孔乃茜

一个初春的早晨，国营东风牧场的林荫大道上走着两个姑娘，那高个子姑娘叫李敏霞，红朴朴的脸上闪着一对乌黑的大眼睛，显得朝气蓬勃，斗志昂扬；那小个子姑娘名叫王黎苹，看上去还象个小囡。她们是刚从农场抽调到牧场来的新工人，今早，要到四号牛舍去学习挤奶。

忽然，听得有人大声叫：“牛逃走了，牛逃走了！”只见一只浑身雪白的奶牛，扬起四蹄“腾腾腾”地狂奔过来，后面扬起一蓬蓬灰土。顿时，正在放牧场休息的其它奶牛也骚动起来，一时间，牛吼人喊，声音一阵比一阵响。在这紧张时刻，黎苹吓得面孔煞白，慌忙往路边躲，敏霞却赶紧从墙角边拿起一把扫帚，往路当中一立。白牛正在气头上，见有人挡住去路，牛脾气更大了，“呼——呼——”鼻孔里直喷气，头一低，两只牛角一竖，想顶翻来人。眼看一场乱子就要发生，在后面追赶的牧场工人都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一双双眼睛都望着那个姑娘。姑娘面对着向她冲来的疯牛，毫无惧色，两只乌黑的大眼睛一瞪，两条结实的臂膀把那把扫帚挥舞得“飒飒”作响。白牛见眼前龙飞凤舞，心想，这是啥“新式武器”？从来没有见过哩！正在白牛发呆的一刹那，姑娘嘴里叫着“吁——吁——”，迅速地绕过牛身，拿扫帚在牛屁股上轻轻地搔痒。白牛只觉得屁股后痒

溜溜，痒溜溜蛮适意，这姑娘不错，好象晓得我的脾气。敏霞拿着扫帚，一面给牛搔痒，一面指挥着白牛乖乖地向后转。

在后面追赶的工人，这时松了一口气，纷纷围上来，有一个姓许的老师傅，大拇指一翘，高兴地说：“真看不出，你这个姑娘还有这一手呀！”黎苹一手按着自己的胸口，走到敏霞身边：“真把人吓死了，敏霞，你胆子怎么这么大？！”敏霞笑了：“你怎么忘了我是个耕犁手呀！”“哦，怪不得你不怕牛。”黎苹对周围的工人讲：“敏霞在农场是三八耕犁班的班长啊！”许师傅笑着说：“哦！怪不得，你是摸熟了牛脾气呀！”大家说说笑笑把白牛赶进了四号牛舍。

四号牛舍里走出来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名叫钱彩花，她满脸堆着笑，张开两手一把拉住敏霞，尖尖的嘴巴唾沫飞溅：“真不简单，你这个姑娘，真是英雄好汉！”说着，又拉着黎苹：“快进来，坐呀！”不等敏霞、黎苹坐定，钱彩花压低了嗓子故意神秘地讲：“这只白牛凶得很，我同它打交道，天天受惊担吓呀！”说着顿了顿，“今后同在四号牛舍，一只船上的人，熏熏熏……”转身捧来一堆水灵灵红通通的胡萝卜：“来，休息休息，尝尝味道！”敏霞看着钱彩花这一连串的举动，心里思忖：这人皮笑肉不笑，虚伪做作得很。单纯的黎苹却被钱彩花这股亲热劲，弄得心里热乎乎的。正要伸手去接钱彩花递来的萝卜，却被敏霞用手一挡：“这萝卜哪里来的？”钱彩花的尖嘴巴朝外撇了撇：“俗话讲：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些萝卜嘛，啱，牧场遍地都是。”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原来这萝卜是奶牛吃的饲料，是国家的财产呀！敏霞捧起这堆胡萝卜，放到门外饲料堆上。钱彩花没料到敏霞这一着，脸上一阵青，一阵白，装作去料理白牛，尴尬地走了。

刚刚逃出来的这只白牛，是东风牧场的“老大难”。这只牛奶产量很高，但脾气不好，经钱彩花饲养后，这只白牛脾气坏的名声就更响了，奶产量也只有每天二十斤左右。牧场党支部商议，要在这批牧场接班人中挑选人出来调驯白牛，解决老大难，提高奶产量。这个决定在新工人会议上一提，会场里顿时议论纷纷，选谁来担当这个任务呢？敏霞自从和白牛打过交道后，一直在想怎么驯服它，现在听支部提出这个任务，高兴得马上要站起来“抢”。可是她的衣角忽然被坐在她身旁的黎苹拉住了：“白牛脾气坏，老虎屁股摸不得，你不要瞎抢！”敏霞把黎苹的手拉开，站起身来放开喉咙讲：“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和黎苹吧！”会场里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可是直到走出会场，黎苹还撅起嘴巴责怪敏霞：“钱彩花天天受惊担吓，总是最后一个离开牛舍，还没把白牛养好，我们才刚刚顶班，哪能行？”敏霞一听，觉得黎苹这些话很熟悉，有些正是钱彩花平时常常讲的。

钱彩花这些天来确实在黎苹身上下了不少功夫，今天陪黎苹去选衣料，明天陪黎苹去买皮鞋，十分热络。原来钱彩花是个小业主，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奶牛归国营了，钱彩花也算国营企业的职工了，但她脑子里还根深蒂固地遗留着许多旧思想旧观念，一有机会就散布出来影响别人。黎苹受了钱彩花的影响，渐渐变了，对生活享受，兴趣越来越浓，对学习工作，感情越来越淡。敏霞心想：黎苹的一举一动，分明是有人解缆她荡桨，这是一场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我一定要团结战友把这场反腐蚀斗争进行到底。所以她今天坚决拉黎苹一起调驯白牛。现在她热情地拉着黎苹的手说：“黎苹呀，钱彩花是个小业主，我们是革命接班人，还能被这点小小

的困难吓倒了吗？毛主席教导我们：‘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我们也可以从斗争中摸索养牛 的规律嘛，你说对吗？”黎苹点点头，勉强地同意了。

第二天清早，太阳还没露出面孔，敏霞就上班来了。她穿上雪白的工作服，戴上雪白的工作帽，提着亮闪闪的奶桶，来到白牛身边。白牛又健壮、又高大，浑身白毛象白缎子一样油光崭亮。敏霞心里乐滋滋的，正想蹲下身替白牛挤奶，谁知白牛脾气暴躁，四只脚不停地踢来踢去。敏霞伸手逼了逼奶，奶头很紧。敏霞是个耕犁手，熟知牛脾气，不能硬来。她到了牧场又虚心向老师傅们请教。昨夜，老许师傅还教她用热水按摩，使奶牛觉得舒服，出奶爽快。所以，现在敏霞推起奶车，连奔跑地车热水去了。

敏霞走了一会，黎苹和钱彩花也上班了。钱彩花进牛舍四周一看，敏霞不在。眼珠骨碌一转，对黎苹说：“敏霞这种人，平常逞英雄，关键时刻做狗熊。这次驯牛，黎苹呀，要看你的啦！”边说边把黎苹推到白牛身旁。黎苹被钱彩花一哄一推，头脑一热，二话不说，撩起袖子就动手挤奶。没挤几把，白牛就恼了：这个姑娘重手重脚的，把我挤得好痛哇，人家越痛，她还越挤，白牛发起火来，尾巴一甩，“啪”一声，正好打在黎苹脸上。顿时，黎苹感到脸上火辣辣的，用手一摸，呀，半边脸肿了起来。黎苹又气又恨，立起身来，打了白牛一把掌。谁知这一巴掌不仅没使白牛服罪，它反而伸起后蹄，朝黎苹脚上“啞”踩了下去。一只白牛千斤重，这一脚的分量少说也有两百斤，痛得黎苹叫了起来。

钱彩花在牛舍另一头装模作样挤奶，实质在幸灾乐祸等好戏看。钱彩花为啥要幸灾乐祸呢？原来钱彩花一贯小偷小

摸，自饲养白牛以来，她经常放空气；白牛脾气坏，要踢翻牛奶，暗里把牛奶偷出去。现在白牛要让敏霞、黎苹养，钱彩花怎么不发急？她歪脑子一转，想出一个坏主意。昨天最后一次挤奶时，她故意不挤白牛的奶，让白牛奶胀难受，牛脾气就可发在今天第一次挤白牛奶的敏霞、黎苹头上。现在听到黎苹的叫声，心里说不出的高兴，连忙跑过去：“啊唷，黎苹，你这张脸破相了，怎么办？你呀，真憨，养这只白牛上算吗？人家出名，你吃苦呀！”黎苹本来就又气又恼，钱彩花再来火上加油，火气就更大，她把拎在手上的奶桶朝地上一掼，气乎乎地走出牛舍。刚巧迎面撞着推了一车热水回来的敏霞。敏霞一看，黎苹面孔红肿，脚也瘸了，心里很急：“黎苹，怎么回事？”黎苹把身子一别，睬也不睬。敏霞还是耐心地问：“是白牛闯祸了吧？”黎苹没好气地说：“我不想做英雄，也不想被人利用！”敏霞一听，知道钱彩花又煽过风点过火了，不过现在不是分辩的时候，二话不说，背起黎苹就往医务室跑。

等敏霞再回到牛舍，白牛的奶胀得更难受了。敏霞拎了一大桶热水刚要靠近白牛，白牛更加烦躁，四只脚不停地踢来踢去，敏霞连忙铲了一勺料放在白牛的料槽里，趁白牛低头吃料时，敏霞托着一块热毛巾，趁机在白牛乳房上一按。白牛只觉得热乎乎、软绵绵，蛮舒服，而且又有东西吃，就慢慢安静下来了。敏霞绞了一块又一块热毛巾，给白牛按摩乳房，直到白牛乳房通红，奶头变软，才开始挤奶。一把、两把……寂静的牛舍里，只听得“吱——吱——吱——”，牛奶标到奶桶里的声音。一歇歇工夫，奶桶就装满了，过奶磅一称，足足三十八斤。敏霞怕自己看错了磅秤，再仔细一看，确确实实三十八斤。

晚上，敏霞急匆匆地来到黎苹家里。黎苹正躺在床上，见

敏霞又来看她，心里又感动又惭愧。早上我对敏霞发了脾气，敏霞不但不恼，还背我看病，送我回家，而钱彩花只是吓我，哪里是真关心我！敏霞一进门，就告诉黎苹，白牛产了三十八斤奶。“三十八斤？！”黎苹真象个小囚，高兴得拍起手来了。可是，敏霞的眉毛却打着结，她拿出一张纸头，说：“为什么白牛平常只产二十斤奶，今天却是三十八斤，这里面有文章，这是我刚抄来的奶账。”黎苹凑过去一看：昨天奶账上的数字和进库数字核不拢，少掉二十斤奶。黎苹睁圆了眼睛：“钱彩花昨天没挤白牛的奶，她是有意让白牛发脾气，要来害我啊？！”敏霞意味深长地说：“白牛的特殊性背后，隐藏着掌握白牛的人的特殊性啊！”敏霞拿出一本列宁的著作，指着她划过红杠杠的一段话：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如果我们对这种腐化活动不注意，不抵制，就有被拉下水的危险啊！”黎苹思想上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她嚙地从床上坐起来，说：“我忽视学习，忽视小生产者的腐蚀，多危险啊！”

有几天，钱彩花看到黎苹对自己不理不睬，白牛也被这两个小姑娘养驯了，心里象有十五只吊桶七上八落，只怕自己的花招被戳穿。过了几天，钱彩花看看没有什么动静，贼心不死，手又发痒了。这天下班以后，钱彩花留在四号牛舍没走，她贼眼一溜，看四周没有动静，手一伸，从稻草堆里掏出一只大瓶子，她拿瓶子从奶桶里“咕嘟咕嘟”装了满满一瓶牛奶，正要放进自己的拎包，耳边却听得一阵脚步声。钱彩花本来心虚，听到脚步声，吓得手一松，“咣当”瓶子掉在水泥地上。她心急慌忙地奔到白牛身旁，解脱拴在白牛颈上的链条，又想对白牛

逃出牛舍，好转移目标。谁知白牛已经养驯，哪里还听你钱彩花的调度？颈上的链条解脱了，它还是纹丝不动。钱彩花又气又急，伸出巴掌往牛身上狠命打去。白牛挨了一巴掌，转过头一看：噢，又是你这个臭女人，我刚刚跟这两个姑娘过了几天好日子，今天你平白无故又来打我呀！白牛气愤不过，提起后蹄，朝钱彩花一脚。钱彩花挨了一脚，脚底一滑，跌了个“嘴啃粪”，她整个面孔全部埋在牛粪里，嘴里样样滋味都有。敏霞、黎苹好几天来，早就在观察钱彩花的动静，今天，亲眼目睹钱彩花偷牛奶。敏霞、黎苹迅速奔过来，拾起地上的碎瓶，朝钱彩花大喝一声：“千年做贼，总有败日，这就是你的狼狈下场！”老许师傅和其他工人也闻声赶来了。黎苹一把拉起瘫在地上的钱彩花：“走，到场部去！”老许师傅走过去，拉住敏霞的手说：“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接班人，真是心明眼亮啊！”敏霞激动地说：“要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我们还有许多战斗在前头哪！”

红小兵打“蛇”

上海第一压缩机厂 黄宣林
上海交电商店 徐礼本



四点敲过，跃进小学放学了，六(二)班红小兵连长杨武和小芳，一路唱着“刚下课堂，又上战场……”的新儿歌回家去。小杨今年十四岁，圆面孔上有对灵敏的大眼睛，

短短的头发扎了两只朝上翘起的小辫子，就象山羊头上竖起的两只角。小杨反潮流精神十足，看到错误事情，不管老师还是同学，她都敢顶、敢冲、敢斗争，所以，大家说她是头上出角的“小山羊”。

离校门不远的转角上，有一个卖蛇老头，手里抖动着纸蛇，迎着小朋友在轻声怪气叫卖：“节节活的，节节活的，一角一条。”“小山羊”望着纸蛇，想起早上搞的社会调查，对小芳说：“小芳，我们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些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却来挖社会主义墙脚，走，不给他卖！”她俩走上前去：“不好卖，不好卖！”卖蛇老头见是两个小姑娘，便嘻皮笑脸说：“小阿妹，你们要玩，我送你们一人一条。”他拿了两条纸蛇在“小山羊”面前游动起来。这下“小山羊”冒火了，她右脚一蹬，

头上两只羊角辫一抖。这时，放学回家的同学，见“小山羊”他们围住了卖蛇老头，都围拢来。“小山羊”当众揭露：“同学们，通过社会调查，我们知道这些纸蛇，都是那些没有营业执照的摊贩私自做出来的，他们无证设摊，还要腐蚀我们红小兵，大家说这个老头坏不坏？”“坏，坏，不许他卖，不许他卖！”卖蛇老头见小姑娘揭了他的老底，把纸蛇朝拎包里一塞，灰溜溜地走了。

“小山羊”赶走了卖蛇老头，心想，我们红小兵应该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锻炼成长。她和同学们商量后，决定分散活动，抵制无证摊贩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到五点以后才和小芳一起回家。来到家门口，她和小芳约好等会一起去食堂吃饭。开门进屋：“咦？奶奶哪里去了？”原来，“小山羊”的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家里就奶奶和她两个人，奶奶虽然五十八岁了，仍然一天忙到夜。她对小朋友很关心，不仅给大家讲故事，为了让同学们在她家里开展小小班学习活动方便，特地买了块小黑板。有时奶奶忙，祖孙见不上面，小黑板成了祖孙俩的“联络站”。现在奶奶不在家，“小山羊”就到小黑板上去找。小黑板上写着：“奶奶去开文艺会，吃了夜饭早点睡，今天，送你一件很有意义的礼物，猜猜看，为啥要送这个玩具？”“小山羊”回头一看，果然，桌子上有个长长的纸包，会不会自动小火车？上次奶奶要买，“小山羊”不喜欢玩那种玩具，她喜欢能帮助她思考的东西，后来奶奶买了本《十万个为什么》。今天纸包里是什么呢？“小山羊”小心翼翼地打开，大大出乎意料，竟是条“节节活”的纸头蛇。奶奶怎么买这东西？还说有意义呢！

这时小芳来了：“‘小山羊’，吃饭去！”她看到桌上的纸蛇就叫起来：“‘小山羊’，你带了我们在外面打蛇，自己却躲在家

里玩蛇啊！”

“小山羊”的脸“唰”地红了起来：“我又不要这条蛇！”她抓住蛇头蛇尾巴，两手一拉，纸蛇的每一节都松散了。“节节活”变成了“节节死”。小芳见她发了火，朝小黑板上一看，啊哟！知道错怪了“小山羊”，便走来劝慰她：“你奶奶又不知道我们在打蛇，她知道了也不会买了。快吃饭去吧！”

“小芳，现在，人人都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奶奶为什么这样糊涂呢？这不是一条纸蛇的问题，反映奶奶思想上，对什么叫资本主义还没认识！”“小山羊”端来凳子，垫垫脚，拿下小黑板，抹去奶奶的留言，写上一首儿歌：

一条纸蛇半两重，
资本主义气味浓，
蛇要打洞挖墙脚，
奶奶偏偏留家中，
纸蛇一条见思想，
理论学习不用功！

小芳说：“唷！你连奶奶也要批评啊？”

“奶奶好的地方我们要学，奶奶错的地方我们就要讲，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嘛！”她重新挂好小黑板，和小芳一起去食堂吃饭。吃过晚饭，“小山羊”问：“小芳，我们不准老头卖蛇，奶奶为啥还能买到纸蛇呢？”

小芳想起早上的社会调查，卖蛇人又不止老头一个人：“‘小山羊’，卖蛇老头当了我们面，他可以溜走，背了我们，他照样好卖！”

“我们要想个办法，将他们限制起来。”

小芳摇摇头：“这有啥办法？我们两只脚，他们也两只脚，

他们走东走西，我们又不能跟东跟西！”

“有办法！”“小山羊”在小芳耳边讲了几句，小芳两眼一闪：“好主意，我去叫小明他们来。”

时间过得很慢，八点敲过，“小山羊”的奶奶回家了。为了配合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里弄党支部组织她们编讲革命故事。奶奶在旧社会受尽压迫，解放后刻苦学习，现在不仅能讲故事，还能写故事。今天，她心头却空荡荡的不知写啥好，眼看其他故事员都落实了任务，她心里更着急。回到屋里，“咦？孙囡呢？”她赶紧到“联络站”前来寻。奇怪，今天小黑板上写了一首诗：“嗯、嗯、啊——什么？‘理论学习不用功！’”奶奶读完，心头“蓬”地燃起一团火。再看看黑板下面，那条纸蛇象瘫痪似地倒吊着。奶奶气得一时转不过弯来。那么，奶奶为啥要买纸蛇呢？原来，下午读报结束，卖蛇老头在弄堂口叫：“小囡白相‘节节活’，学农见蛇不害怕！”前几天，“小山羊”爸爸来信，要奶奶从小就培养“小山羊”立志务农的思想。奶奶想，农村有蛇，万一她见蛇怕蛇，不影响她学农吗？嗯！买条纸蛇给她玩玩，对她学农有好处。奶奶想：我是一片好心，竟招来这么六句诗，最最咽不下：“蛇要打洞挖墙脚，奶奶偏偏留家中。”意思说我在助长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喽，这顶帽子吃勿消，奶奶望着小黑板，越看越气。

“啪嗒！”，“小山羊”开门进来，见奶奶已经回家，她高高兴兴奔到奶奶面前：“奶奶，我明天要到外面去讲故事，先讲给你听听提提意见！”

奶奶正被儿歌气得瞪着眼，哪有心思听故事，所以坐到床沿上，别转头不答腔。

“小山羊”望望奶奶，奶奶脸上“多云转阴”，当然明白是儿

歌的缘故。刚才，她们几个同学在一起编写故事，进一步认识到，限制不限制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是关系到继续革命的大问题。奶奶想不通，我们有责任向她宣传，“奶奶，我们走社会主义，卖蛇老头走资本主义，你不斗争，还把他的纸蛇买回来，不成了他的防空洞啦！”“卖卖纸蛇小本生意，就是资本主义也是小得一点点，我们社会主义是钢铸铁浇的，还怕被他们引过去？”

“小山羊”见奶奶有情绪，对她讲道理等于一阵风。她两眼一转，从书包里掏出几本作业簿：“奶奶，你好长时间没检查我的作业了，老师要你在簿子上签个名。”

奶奶接过簿子，翻开数学簿，数学题全做对的，再看抄书簿，一撇一捺工工正正，奶奶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最后是本作文簿，头几篇写的学工体会，看电影感想，最后一篇是她们早上搞的调查报告，上面写着：

“在工宣队老师傅带领下，我们进行了社会调查。我们地区有十七个个体户，其中两户没有证件。领导上多次安排卖蛇老头工作，他不愿走集体化道路，还说什么：没有三元一天工资不要来叫我！在卖蛇老头影响下，另一个无证摊贩也不服从分配，跟在他后面贩卖纸蛇一类东西……”奶奶看到这里不觉一怔：“没有三元一天工资不要来叫我！”原来国家对这些人是有安排的。

“奶奶，如果我们不去限制卖蛇老头这样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它的臭气散布开来不是要泛滥成灾吗？弄得不好，不是又要回到你告诉我们的旧社会去吗？”

奶奶猛地抬起头，旧社会啥滋味，好比腊月吞冰，点滴在心。但是，今天买蛇——“我是为了使你不怕蛇才买的呀！”

“一条纸蛇能壮胆？那是骗人的鬼话！”“小山羊”小拳头一挥，两只羊角辫一抖：“我们红小兵的‘五敢’精神是在三大革命斗争中培养起来的，奶奶，卖蛇老头在骗你，我们要牢记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不能上当啊！”

奶奶心想：孙囡的话说得很有道理，假使人人象我把纸蛇买回来，这不是给他们提供了市场？她拿过被孙囡拆散的纸蛇，嗨！打“蛇”先要打掉自己头脑里的“蛇”呀！她回过身对孙囡讲：“留下这条纸蛇，当个反面教员吧！”“小山羊”见奶奶想通了，高兴得又蹦又跳。她把奶奶按在床边：“奶奶，现在可以听我讲故事了。”

奶奶笑咪咪地坐下。“小山羊”拉拉衣裳，整整红领巾，故事开始了：“今天我讲个小故事，题目叫：奶奶送来的礼物……”

奶奶听到题目一呆，“小山羊”在继续讲。奶奶越听越不对头，孙囡讲的故事，就是自己买蛇的事，刚才生的气又回上来了。奶奶想，我已经吸取教训，还把我当典型去宣传？“你讲这个故事啥意思？”

“小山羊”说：“奶奶，爸爸来信说：打铁先要自身硬。要限制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我们就要宣传，使叔叔、阿姨都知道不该买无证摊贩的东西，自觉起来抵制啊！”

孙囡的话一层更比一层有道理，这时，奶奶猛地想起刚才开的文艺会，为啥大家都找到了讲故事的题材，自己却没有？她抬头再看看小黑板：“理论学习不用功！”这个出角的孙囡提得一针见血，她望望孙囡，自己要找的故事题材不就在眼前！“囡啊，奶奶也要参加战斗，去讲故事！”

“小山羊”听了高兴地说：“奶奶，你讲啥内容？”

奶奶想，我要宣传的就是孙囡敢于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进攻的革命精神，便说：“奶奶讲的故事题目叫：‘小山羊’狠打‘节节活’。”“小山羊”一听摇摇头：“奶奶，打‘蛇’又不是我一个人打的，你要讲，就讲：红小兵打‘蛇’！”

故事队一上街，卖蛇老头带了纸蛇吓得不敢卖。他溜到东面，“小山羊”在讲故事；窜到北面，买过他纸蛇的老奶奶现身说法；西面，南面，小芳，小明都在讲故事，过路群众都支持她们，限制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群众运动，象大海的波浪从四面卷来，卖蛇老头感到拎包里的“节节活”再也卖不出去了，都变成一条条“节节死”了。这正是：

莫道纸蛇无轻重，
两条道路不相容；
学习小将破“蛇穴”，
铁打江山万年红！



(插图：陆汝浩)

永不停下



李耀辉 傅国通

甲 呜——库库库……

乙 一列满载工农兵乘客的列车飞快奔驰。在第十节车厢里，一位身穿蓝军服的女同志，正在高声朗读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甲 她的声音清脆嘹亮，神态热情和蔼。旅客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她讲解。

乙 她是谁呢？她是海军某部退伍战士，共产党员刘志宏。列车缓缓地驶进了上海车站。刘志宏整好行装下了车。

甲 突然，传来一声亲切的呼唤：“志宏。”

乙 刘志宏急忙顺着声音望去，只见一位年过半百的海军干部正向她招手。仔细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父亲。

甲 这时，刘志宏的父亲走过来要接女儿背上的背包。

乙 刘志宏身子一闪躲开了：“爸爸，我不是让您不要来接吗，怎么，您……”

甲 “嗨，看你这样子，当了五年兵的老战士啦，还象个小孩子。爸爸不是专为接你的，我去开会，正好顺路。”刘志宏

的爸爸刘钟，是海军某部队副政委，现在看着分别五年的独生女儿，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一路走一路说：“志宏，你回来了，我批准你两天假，最多嘛，也就两天，然后立即上岗。”

乙 刘志宏听了原地一个立正，调皮地说：“是！”然后，她话题一转，“不过，我可没有下岗啊！爸爸，不！首长同志。”

甲 “你这调皮鬼！呵，志宏呀，你的工作爸爸已经安排好了，你一定满意，要抓紧时间把这表填写一下。”说着，刘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志宏。这是一张市第二医院的工作人员登记表。原来前些日子，刘钟得知女儿要退伍的消息，就通过一些老同事，根据志宏在部队是卫生员这一特点，对她的工作做了安排。

乙 可是，刘志宏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已经下定决心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立志退伍后不回城市，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干革命，暂为缩小三大差别奋斗终身。这事她正准备回来后跟爸爸讲，没想到爸爸却把她的工作安排到医院去了，看来还会有一番思想斗争。刘志宏手里拿着表格，心里翻腾着。

甲 父女俩走出车站，一辆小汽车停在他们面前。“志宏，上车吧。先送我开会，然后送你回家。”刘钟边说边先上了车。

乙 刘志宏停住了脚步，她想：爸爸坐车是革命工作的需要，我坐车算什么呢？这是特殊化的表现，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反映，我们干部子女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跟它彻底决裂。想到这，她顺手把车门关上，笑着说：“爸爸，我不跟您绕那个圈子了。”说完，刘志宏整整背上的背包，大步向前走去。

- 甲 “哎，志宏，那表格要快点填好，人家等着你去报到啊！”刘志宏走出很远了，刘钟还在大声地叮嘱。
- 乙 刘志宏离开车站，没有回家，先到市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去了一趟，提出了要到农村去的申请，得到市安置办公室同志的热情支持。志宏在回家的路上又买了一个小药箱和有关医疗卫生方面的书，到中午才回到家。她放下背包，赶忙做好午饭，就伏在写字桌前填起表格来。
- 甲 这时，门“吱”的一声开了，刘钟回来了。刘钟走到女儿背后一看，见女儿正在填表，满心喜欢地说：“嗨，连饭都顾不得吃啦。”
- 乙 “啊！爸爸，我正等您呐。”刘志宏一见爸爸回来了，急忙站起身，从厨房端来饭菜，父女俩就坐下来吃饭。
- 甲 “志宏，怎么就做这么一点菜，你回来了，应该多做点好吃的嘛。”
- 乙 志宏笑着说：“噢，爸爸还要为我开欢迎宴会呀！”
- 甲 “哈哈，欢迎光荣归来的战士嘛，爸爸高兴啊！五年了，咱们难得在一个桌子上吃顿饭。这回好了，你退伍了，你妈妈也快从山区医疗队回来了，咱们这个家呀，也该好好安排安排罗。”
- 乙 刘志宏听了爸爸这句话，心里一震：不对呀，爸爸这是怎么啦？革命在向前发展，能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摆在每个革命战士面前的一个严肃问题，共产党人，应该考虑怎样把反修防修的斗争进行到底，怎么能围着个人家庭问题打转转呢。想到这，刘志宏说：“爸爸，我们的一切，包括咱们这个家都应该根据党的需要安排呀。”

- 甲 “那当然罗，你爸爸参加革命几十年啦，哪一天不在为党工作嘛。你看，爸爸现在头发白了，身体也差多啦，精力不够了，这也是客观规律嘛。”
- 乙 志宏眉毛一扬，说起话来象打机关枪又急又快：“我看哪，爸爸，你是思想出了问题，从前那股为革命拚命工作的劲好象不见了。”
- 甲 这话有点触犯刘钟的尊严，他收起笑容：“你呀，还是那个脾气，要知道，年青人跟老年人不同嘛。算了，不扯这些了。我给你的表填好了吧？给我看看。”刘钟从女儿手里接过表格，戴上老花眼镜，看了起来。看着看着，他摘下眼镜，用镜布擦了擦，又戴上眼镜重新看了一遍。看着看着，他的脸色沉了下来。
- 乙 这时，刘志宏故意问道：“爸爸，您满意吗？”
- 甲 怎么回答呢？刘钟拿着手中的表格发楞。原来，这不是刘钟给女儿的那张表格，而是一张申请到皖南山区插队的志愿书。刘钟不高兴地问：“志宏，我真不理解，你这是……”
- 乙 志宏马上接口说：“这是缩小三大差别的需要。”
- 甲 “你的热情是好的，可是想得太简单了，缩小三大差别是个长期的任务，也不是靠几个人就能达到的，这个问题要随着工农业的发展逐步解决，你想几天之内就消灭三大差别？这办不到……”
- 乙 志宏心情激动，实在忍不住了，站起来打断了刘钟的话：“爸爸，您这也不行，那也办不到，那只有等共产主义从天上掉下来罗……”
- 甲 刘钟听到这里，不由恼火起来，气乎乎地说：“不准你来教

训我！哪里来哪里去，城市参军回城市，独生子女留在父母身边，这是政策允许的。在医院里条件好，好好学点技术，也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嘛，这就不是革命啦？”

乙 “爸爸，您这是为把我留在城市找借口……”

甲 刘钟刚要说话，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刘钟拿起电话：“喂，我就是，好，马上就去。”刘钟放下电话对志宏说：“你看，我忙呀，又要去开会，没有时间再和你磨牙，这事就这样定了。”说着把那张志愿书交还给志宏，“你把这张表退回去，我给你的那张表赶快填好，后天就去医院上班。”说完，提起公文皮包走了。

乙 刘志宏望着爸爸远去的背影，思潮起伏，不能平静。她看着面前两张表格，心想，这不只是填什么表格的问题。这是两种思想的斗争。为了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我一定要尽快地奔赴战斗最需要的地方，同时也帮助爸爸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决裂。想到这，她从挎包里拿出两棵草药根，包上红绸布，放在药箱的最上面一层。一切准备完毕，就拿起志愿书，到市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去了。

甲 晚上，刘志宏回来，看到刘钟坐在写字桌前，猛抽着香烟，正在沉思。桌子上放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书和一些学习资料。屋子里满是烟雾，烟灰缸里的烟头堆成了“山”。

乙 志宏一见，笑着说：“唷，这么大的烟雾啊！”

甲 刘钟叹着气说：“咳，爸爸遇到难题了，费脑子呀。”刘钟正在备课，准备给部队做一次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辅导报告，但是，头脑空空，言之无物，再加上女儿去农村的

问题在脑子里直打架,怎么下得了笔呢?

乙 刘志宏看了看爸爸写下的一行标题:“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就笑着说:“爸爸,这个标题下面应该再加几个字。”说着,她拿过爸爸的笔加了几个醒目的字:“同一切旧的习惯势力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彻底决裂。”

甲 刘钟看了,苦笑着说:“字好写,文章难作呀!”

乙 这时,刘志宏打开了窗子说:“爸爸,那就透透空气,清清脑子吧,关在屋子里,围着自己的小圈子打主意是写不出来的。”

甲 刘钟站起来:“好,那就透透空气,清清脑子。”可他嘴上这么说,心里总放不下女儿去农村的事,禁不住又问:“志宏,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乙 志宏明白爸爸问的意思,就愉快地说:“爸爸,我都想通了!”

甲 “想通了就好哇!”刘钟以为女儿愿意留在城市了,不由得高兴起来,就向志宏要表格。当他从志宏手里接过市第二医院工作人员登记表一看,上面什么也没有填。这才明白女儿到农村去的决心仍没有改变。不觉沉下脸来:“志宏,爸爸的话现在你听不进去了。”

乙 “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话,我句句都听!”

甲 刘钟再没有说话,又点起一支香烟,在屋里踱来踱去,踱了好一会儿又问:“你走定了?”

乙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毛主席指引的大道,我走定了!准备明天就走!”

甲 “都准备好了?”

- 乙 “一个背包，一只药箱。”志宏把两样东西提到爸爸跟前，打开小药箱，解开红绸包，送到爸爸面前说：“爸爸，这是我去年到皖南抗日老根据地去巡回医疗时一位贫农老大爷送给我的，山区的贫下中农盼着我们继承先辈的事业，到山区扎根，把革命进行到底！”
- 甲 刘钟没等女儿说完，象发现了什么似的，扔掉烟头，拿过草药根，捧在手里，看着看着，感情非常激动，不由叫出声来：“红心根！”
- 乙 刘志宏知道爸爸是新四军老战士，曾经在皖南山区坚持抗日斗争。她看到爸爸感情起伏，知道红心根触动了爸爸的心境，使他想起了当年艰苦的战斗年月。便故意问道：“爸爸，您认识红心根？”
- 甲 刘钟感慨地说：“怎么不认识！看到它，使我想起了当年浴血奋战的战友哇！……”
- 乙 “爸爸，那位贫农老大爷送我红心根的时候，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当时在皖南坚持抗日的新四军，条件十分艰苦。一次战斗以后，有几个伤员送到村子里来，他们伤口滴着血，却没有药治，乡亲们找来了这种红心根，研成粉末，给伤员敷在伤口上。刚把血止住，伤员同志就一翻身爬起来，又要去冲锋。乡亲们拦住他们，伤员同志说：‘老乡，放开我们，枪声就是命令，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冲锋不止，永不停步！’”
- 甲 “对，是这个样子，是这个样子！那时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永不停步！”
- 乙 这时，刘志宏话锋一转，一针见血地说：“爸爸，可是您今

天却口口声声说要停步啦，不要前进啦！”

甲 刘钟猛然一惊：“什么？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

乙 “您说，精力不够啦，该安排安排家庭啦，你说城市条件好，你还说……”

甲 刘钟心情沉重，伸出手来想阻止女儿往下说。

乙 可是志宏越说越激动，她放大了声音：“您的意思就是，到站了，要在革命路上停下来安营扎寨啦！”

甲 刘钟被女儿尖锐的批评震动了，女儿的话象重锤敲打着刘钟的心。当年，山区群众就用这红心根治过他的伤，可是解放后，进城时间长了，把红心根忘了，把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一股革命热情，一股拚命精神丢掉了，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被旧的习惯势力绊住了脚，围着自己的小家庭绕起圈子来了，这是多么痛心啊！想到这，刘钟激动地说：“志宏，你说得好，继续说吧。”

乙 志宏从爸爸手中重新接过红心根，语意深长地说：“爸爸，您自己是放牛娃出身，可您想过没有：城市条件好，农村条件差，怎样才能缩小这个差别呢？爸爸，缩小三大差别是不能等待的，不管在城市农村，都要为缩小三大差别做出贡献，这是防修反修的需要，是使我们国家永不变色的百年大计。我们都应该把红心扎根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扎根在共产主义的大目标上！”

甲 志宏语重心长，刘钟心潮起伏。这时，他看到桌子上还放着自己的备课提纲：“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同一切旧的习惯势力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彻底决裂。”他心情十分激动，坐了下来，接着志宏写的字写了下去：“红心扎根，永不停步……”

乙 第二天,大路朝阳,朝霞满天,广阔天地,前程锦绣。

甲 刘钟亲自送女儿踏上新的征程。临分手,父女俩齐声说道:

合 “让我们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牢记党和人民的期望,永不停步,继续前进吧!”





车

刘学义

车的种类很多，有大车、小车、三轮车，还有北京、上海、红旗小轿车……

这么多的车，当然不能任意的用、随便的坐，得根据工作的需要。就拿我们团来说吧，就有一辆北京车。可那明明是北京车，大家却硬叫它“难进车”。为什么？嗨，就因为要我们团长他们坐进这辆小车，那真叫难哪！下面我就讲讲我们高团长用车的一件事吧。

那是去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北风凛冽，大雪纷飞。在师部通往团部的路上，有一个人，五十上下年纪，迎着风雪艰难地行走着。你看他，身穿一套整洁的蓝军装，斜背一个褪了色的绿挎包，满身雪花，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泛着红光，在皑皑白雪的映照下，显得格外英武挺拔。他走着，走着，突然弯下腰来，双手用力揉着膝盖，接着又挺起胸膛向前走去。这是谁呢？他就是我们的高团长，大家尊敬地称他“不老松”。

今天下午，他在师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了参加明天全团的野营拉练，二十多里路，他硬是冒着风雪步行赶了回来。高团长走了一程又一程，营房的灯火已经呈现在眼前。突然，传来了清脆的喊声：“团长……”高团长一看，原来是警卫员小刘。小刘跑到跟前，气喘吁吁地说：“团长，您怎么今天

就回来了，我还准备明早去车接您呢！这么远的路，这样大的雪，您怎么不要车呀？”小刘边说边从团长肩上拿过挎包，同时拍打着团长身上的雪花。高团长微笑着说：“我不坐车，不也到家了！走走好嘛，可以锻炼锻炼腿劲。在战争年代，天上有敌人飞机轰炸，地上有敌人大炮堵截，一天还要走上它一百多里路……”话没说完，小刘便急忙把话接过来：“团长，您总是说过去、过去，战争、战争，我们是不能忘记过去的战争年代，可现在，条件允许坐车了嘛！再说，您这么大年纪了，这条腿又……”“我的腿怎么啦？这不很好吗，哎！你看：一、二、一，一、二、一……”说着，高团长用拳头捶了两下自己的大腿，又走了两步正步，“怎么样？革命需要我向前走，腿脚就不能懒。腿脚一懒，思想就要变。小刘，你说对吧！”小刘听了这番话，再看看高团长那留有弹片的腿，感动得不知说啥好。“团长，您真是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啦！”

他们一边说一边走，小刘猛想起一件事来：“哎呀！团长！忘了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大雷从新村回来了，刚才，小车去接他了。”大雷是高团长的儿子，现在农村插队落户。高团长一听，两道浓眉顿时拧成了疙瘩：“什么？小车去接的？”“对，北京牌小车。”一句话引起了高团长的沉思：大雷回家为什么要小车去接？再说现在农村正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这样忙，他回来干什么？

说话之间已来到家门口，高团长没进门，转身对小刘说：“你先歇去，我到汽车队去一趟。”小刘急忙说：“团长，您快回家歇着，有啥事，我去办吧！”“不用了。”说着，高团长大步流星地走了。刚到汽车队，“嗨！嗨！”一辆北京车疾驰而来，到高团长身边停住了。司机小丁以为团长来接大雷，忙从车上下来

说：“团长，我已经把火雷送到家里去了。”团长上前握住小丁的手：“小丁同志，真对不起你，为了我的孩子，影响了你的休息。”“没关系，是应该的嘛。”小丁心里琢磨：儿子坐一次车，还要向司机道歉，团长真体贴人哪！

高团长离开小丁，来到值班室。今天是小孔值班，高团长一进门，和蔼地问：“刚才我家要的车是你派的？”“是的。团长，有什么事吗？”“俗话说，吃瓜付瓜钱，坐车得交车钱哪。”小孔这才明白过来：“团长，你家孩子从来不坐车，今天风雪太大，长途汽车停了，去接一接也是应该的。”“小孔，车是公家的，我孩子坐车就够特殊了，再不交钱，那不是错上加错了？快给我算算要付多少钱？”“团长，一点小事，您太认真了。”“我们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除特权思想，这是大事，就得认真。”

小孔为高团长那种严肃、认真的态度感动了，只好拿起算盘算起账来。这时候，小刘领着大雷来了。原来家里就等团长吃晚饭，等了好久，不见回去，就找来了。这时，小孔正拨拉着算盘珠说：“从新村到团部，行车二十四公里，收款七元二角。”大雷一听楞了：这不正说我吗？怎么我坐一次车还得交钱？他想上前说几句：“爸爸……”高团长做了个手势，大雷就没再说下去。付完钱，高团长对小孔说，“以后凡我家要车，不管是谁，没有我写的条子，一律不给，这是我定的制度。”“是！”小孔笑着点了点头。

回到家，大雷撅了个嘴，“扑通”坐到床上，委屈地说：“爸爸，我从来没要过车，今天有急事，风雪这么大，没有公共汽车，才打电话要了车，不然，我怎么回来呀？”高团长心平气和地说：“大雷，那你以为今天做对了？什么事那么急，年轻轻的就不能走回来？”“爸爸，你是团长，我就不能借光坐一次车？再

说我……不就这一次吗？”“就这一次？大雷！你想过没有，今天一次，明天一次，今天一点，明天一点，时间长了，就会沾满资产阶级污点。不要以为干部子女就可以特殊一点，团长的儿子有事可以坐小车，那师长的儿子有事就可以坐飞机了？可千万不能这样想啊！”

高团长的一席话，说得大雷低下了头。沉默了很久，高团长才坐到儿子面前问道：“大雷，你这次回来，到底有什么急事呀？”大雷抬头看了看爸爸：“我……爸爸，我说出来，你又会批评我的。”“你说吧！不对的，我是来批评；对的，我还会支持你。”“爸爸，我要上大学。”“上大学好嘛，群众推选啦？”大雷半晌才说：“爸爸，我到新村接受再教育，劳动两年多了，和我一起去的同学，有的当兵，有的上大学，今年招生工作马上又要开始了，你最好能给我们公社领导写封信，让我也到大学去深造、深造。”

高团长听完儿子的话，心里象烈火焚烧，不能平息，他想：自己天天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常常讲要与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决裂，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却沾染了满脑子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问题虽然在儿子身上，难道自己就没有责任吗！如何教育好下一代，已经是眼前不能忽视的严肃问题。高团长深思着，严峻的目光慢慢地移到大雷的脸上，耐心教育说：“大雷，上大学要服从国家的需要，不能把上大学当作找出路，更不能认为爸爸是干部，就应该上大学，就可以要小车，这种特权观念万万要不得啊！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给的。不能把职权当作特权，去为个人谋私利呀！”高团长的话，象一股清泉，点点滴滴流进大雷的心田。大雷一直低着头，那圆圆的脸，红得象个苹果，他内心感到惭愧、

沉痛。高团长看看手表，已经十点多了：“哟！时间不早了，该歇罗，明天我还得跟着部队去青龙屯拉练，你好好想一想吧！”高团长说完正要走出门去，大雷突然从床上跳起来，激动地要求说：“爸爸，青龙屯正路过我们新村，我明天就跟你们拉练回新村去！”高团长看大雷有点想通了，慈爱地抚着他的肩头，点了点头，露出了笑容。

第二天清晨，高团长和大雷背上背包，正准备出发，只见一辆北京车在门口停了下来。小丁跳下车说：“团长，您的腿不好，就坐车吧。”高团长笑咪咪地说：“这车应该让最需要的人去坐，我看，你跟着卫生队走吧！”“团长……”小丁还想说服高团长，高团长坚决地说：“就这样定了！谢谢你对我的关心，小丁同志！”说着硬把小丁推上了车。

拉练队伍出发了，风雪弥漫，银光闪闪，高团长雄赳赳地走在队伍的前头，大雷紧跟在爸爸身后。浩浩荡荡的野营部队顶风冒雪，翻山越岭，来到了穆棱河畔，河对岸就是老虎山。这穆棱河有二十多米宽，河面结着一层薄冰，象一条闪烁着白光的银带，绕过老虎山流向远方。高团长面对穆棱河，心里思考着：野营拉练主要是为了发扬革命先辈艰苦奋斗的精神，从难从严锻炼部队。于是他停下脚步，挽起裤腿，大声动员：“同志们！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经过漫长的艰苦道路，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要继承红军的精神，涉水过河，抢占老虎山！”说完，“扑通”一声先跳进了齐腰深的穆棱河。高团长的声音象冲锋号，高团长的行动犹如命令。“冲呀！”同志们龙腾虎跃，争先恐后冲向穆棱河。

大雷站在岸边发愣：爸爸右腿上还留着战争年代负伤时的弹片，又有严重的关节炎，这冰冷刺骨的河水，他能挺得住

吗？“嘀，嘀嘀……”一阵急促的汽车喇叭声，把大雷惊醒了。小丁听说部队要过河，特地把汽车开来接团长。他大声问道：“大雷，团长呢？”大雷手指前方，小丁顺着往前一看，只见高团长半身浸在河水里，双手举起木棍敲着冰块向前开路，真象是风雪中的“不老松”啊！大雷和小丁望着高团长那高大的身影，心里热乎乎的，不禁热泪翻滚。突然小丁激动地说：“大雷，快上车！我们到对岸去接团长！”“不！”大雷响亮地回答，“我要向爸爸学习，把革命的传统接过来！”他纵身跳进河里，奋勇地向爸爸走的方向赶上去。

高团长第一个跳上岸，他举起手臂，高声喊道：“同志们！乘胜前进，攻占老虎山！”“嘀——哒嘀哒嘀……”冲锋号吹响了，高团长跃步向前，突然一个趔趄，只觉得右腿发痛发硬。大雷上前搀住高团长：“爸爸！您的腿病发了，我来背您。”高团长深情地说：“大雷，如果前面是帝国主义，是凶恶的敌人，冲锋号响了，你爸爸能躺下吗？你能背着我打仗吗？孩子，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眼前的敌人，千万不要忘记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呀！”“唔！”大雷什么也没说。只见高团长振作精神，在“八一”军旗的指引下，冲上了老虎山。

披上银装的老虎山顶，一杆红旗迎风招展，红白相映，显得格外壮丽。高团长屹立山峰，环视广阔田野。大雷走到跟前，手指山下：“爸爸，下面就到新村了，我要走了！”“现在就走？”“嗯。我也要再接再厉，乘胜前进！”“对，回去可要加强学习！”大雷握着爸爸的手，激动地说：“爸爸，我一定好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彻底决裂，我要象您一样，在革命路上大步向前。”这时，小丁开着小车过来，高团长风趣地指着小丁说：“你看，小丁同志又来动员我坐车了。”小

丁摇摇头：“不，团长，您做得对，我懂啦！”高团长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笑着说：“你懂了什么？小家伙！”小丁不好意思地笑着，他心里确实有许多话要说，可是他没说，只是调皮地回答：“怪不得人家都叫我的车是‘难进车’，要您坐车真是难哪！”

大雷背着背包，踏着雪地，稳健有力，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去。

高团长和小丁目送着大雷，都没有说话，他们都在想些什么呢？让我们大家也好好想一想吧！





于 红 湖

“嘀，嘀嘀……”随着一阵急促的汽车喇叭声，一辆北京牌小车风驰电掣地从某装备仓库里冲了出来，在通往海湾码头的军用公路上飞驰着。

在高速前进的小车里，一个宽肩膀四方脸的年轻海军战士，双手稳稳地把握住方向盘，两道剑眉下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露出紧急而又镇静的神情。

他，叫张猛，共产党员，是海军某装备仓库的司机班长。本来，张猛昨天接到一封母亲病重的电报，仓库领导已批准他今天回家探亲，这天上午八点二十分的车票都买好了，就装在上衣左边的口袋里。可是，就在临行时，仓库突然接到一项紧急任务：海面上发现了敌情，上级命令我舰艇编队立即准备出击，要装备仓库无论如何在上九点将备用的增压喷油嘴送到在海湾码头待机的快艇上。张猛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捍卫祖国领海的战斗时刻，怎么能离开前线回家呢？不！不能！想到这，张猛转身来到办公室请求紧急任务。指导员拍着张猛的肩膀认真地说：“张猛啊，你母亲病重，你无论如何得回去。关于紧急任务，我们另安排人去执行。”张猛一听，急得一把抓住指导员的手：“指导员，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消灭帝修

反，实现共产主义是我终生誓愿，现在党需要我去战斗，我怎么能离开战斗岗位回家探亲呢！”

指导员激动地看着面前的战士，深深地被张猛顾全大局的精神所感动：“好！这次紧急任务事关重大，你和王技术员一定要在上午九点以前将增压喷油嘴送到快艇上。”“是！”

小车在通往海湾码头的公路上飞驰着，好象插上了翅膀，想跟飞机赛跑。张猛稳稳地把住方向盘，这时他仿佛看见码头上一排排威武的快艇正在整装待发，仿佛看见一艘艘高昂着炮口的灰色战舰，装上他们送的增压喷油嘴，乘风破浪，在海面上战斗巡逻。

突然，公路上有一个人朝小车拚命地挥着手，并迎着飞驰的小车跑来。王技术员一看急了，连忙将手伸出车外连连摆手，意思是说：我们在执行紧急任务，不能停车。他朝张猛使了个眼色，就想让张猛绕过去。就在这时，小车“吱”地一声停住了。王技术员急忙转过头来：“张猛，你……”张猛已经跳下车，那个人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跑到张猛面前：“快，解……解放军同志，我们有个社员在开山造田时，不幸被石头砸伤，抬到这里突然昏迷了。快，请帮忙送到县医院去！”王技术员听了也很着急。可是他想到正在等待出海巡逻的舰艇，心里更急。就急三火四地走过来：“同志，实在抱歉，我们是在执行紧急任务，你们还是想别的办法吧。”这时，张猛望了一眼路旁被砸伤的社员，心想：紧急任务要完成，但也不能丢下人民群众的生死不管啊！他计算了一下，时间确实很紧……对了！从县城到海湾还有一条近的山路！张猛把手一挥，坚定地说：“同志，我们帮你们把伤员送到县医院去！”王技术员急了，连忙把张猛拉在一边指着手表说：“张猛同志，现在一分一秒都是决定性

的。”“你别担心，我知道从县城到海湾有一条近路，上午九点以前完全有把握赶到码头，你放心，保证耽误不了。”王技术员一听，张了张嘴说：“那好，你能按时赶到就好。”

时间真是刻不容缓，张猛和王技术员帮助社员把伤员抬到车上，掉转车头加大油门，那小车就象出了枪膛的子弹，以一小时一百公里的速度，“嗖嗖”地朝县城驶去。那“呼呼”的风声，在高唱着我们时代精神的赞歌。

把伤员送进了县医院，张猛把方向盘一转，小车拐向通往海湾的近路，在崇山峻岭中飞驰。只见张猛不时地用眼扫着手腕上的手表，他的心比飞转的车轮还急。这时，你就看那车外一棵棵电线杆“呼呼”地朝后倒去，一座座山峰“嗖”的一晃而过，那“呜呜”的风声好象在说：“快、快、快啊！”时间只有四十分钟，路程还有五十多公里呢！

小车转了个弯，张猛忽然发现前方路中间插了个牌子，旁边有位老大爷冲着小车用手点着牌子上的字。张猛心里一跳，“吱”地来了个急刹车，跳下车一看，牌子上写着：“路被山洪冲毁，请走一号公路”。再看看公路被山洪拦腰冲了个五六米宽的大沟，汽车根本没法开过去。王技术员一看，急得是又搓手又顿脚，冲着张猛就说：“张猛你看看，你看看，哎！”这时张猛的心是要多急有多急，他看了看激动的王技术员，暗暗地告诫自己：情况越是紧急，越要沉着。想到这，张猛转过头来问那位老大爷：“老大爷，去海湾还有别的路吗？”“路倒是有，得绕个大圈哪。”张猛听说绕大圈，看了看表：“不行！来不及了。”这时那位老大爷看了看在一旁急得团团转的王技术员，又看看张猛：“同志，你们这是……”“大爷我们是在执行紧急任务，一定要在九点以前赶到海湾。”老大爷一听，看了看停在路上的

小车，又看看大沟，赶忙说：“同志，请你们稍等一会，我到修水库的工地上喊人去。”说着转身就走。

这时，张猛恨不得把对面的那座大山“嘿”地抱过来，一下子填到沟里，他挽起棉衣袖子里搬起一块块大石头往沟里填。张猛搬着石头，看着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的王技术员说：“我们不能消极等待，来，你前面看路，试一试，看车能不能过沟。”张猛发动了汽车，徐徐地向沟边开过去，谁知右前轮刚压到石头上，就慢慢往下陷，车前轮在沟里，车后轮还在沟上边。王技术员一看，可慌了手脚，冲着张猛连连摆手：“停车，快停车！”张猛急忙刹住车，跳下来一看，“啊呀，不好！”车前右轮在下陷，张猛“哗”地拉开衣扣，脱下棉袄，迅速地塞到前右轮下，又“扑”地蹲在烂泥里，用肩膀死死抵住前右轮。这时，张猛耳边响起出发前指导员的话：“这次紧急任务事关重大，你和王技术员一定要在九点以前将增压喷油嘴送到快艇上。”他仿佛看到码头快艇上的战士正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到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张猛的心急得都要从胸膛里蹦出来了。张猛啊张猛，要是能把车抬过去，就是把自己压得粉身碎骨也心甘。这时，张猛使劲顶了顶车轮，车轮向前移动了一下。张猛心里一亮，立即大声招呼：“王技术员，来，你推我顶，咱们把车推过去。”“一、二！”王技术员狠劲地推，张猛用全身力气向前顶，车子真的向前移动起来。

就在这时，老大爷跑来了，对着沟里的张猛就喊：“同志，有路了！有路了！”张猛一听，“腾”地从烂泥里跳了起来：“大爷，路在哪？”“在这！”老大爷指着后面跟来的一大群人：“解放军同志，你们的紧急任务就是我们贫下中农的紧急任务，来！把车给你们抬过去！”“大爷……”一股暖流闪电般地通过张猛

的全身，泪水禁不住地涌满眼眶，他望着面前的贫下中农，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猛烈地撞击着张猛胸膛。只见大家“呼啦”一下拥向小车，一声号子把小车抬了起来。

王技术员看到这一切，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他看着张猛只穿一件红色背心的高大身影，看着他和贫下中农一起抬车，再也站不住了，他拿起张猛塞到车轮下的棉袄，也和大家一起抬起车来。

在胜利的欢呼声中，小车又飞速前进，你看那小车轮子象腾空飞了起来，转眼间出了山区。一刹那到了海湾港，直朝码头驶去。张猛一看表，还差五分钟就到九点了。

停泊在码头上的快艇已经向信号台发出马上离港的信号。王技术员一看，急忙对张猛喊：“快！快！快艇马上离港了。”小车呼啸着“哧”地停在码头上，张猛松开方向盘，转身从小车后座位上抓过木箱，打开车门，朝着快艇冲去。这时从快艇上跑下一个战士，迎着张猛就喊：“是增压喷油嘴吗？”“是。”“太好啦，谢谢！”那个战士接过喷油嘴，一个箭步冲上快艇。“呜……”快艇长鸣一声，离开了码头。

张猛掏出手帕擦着脸上的汗水，忽然在掏手帕时带出一张小纸片。王技术员拾起来一看：“啊，上午八点二十分的火车票。”王技术员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这时张猛正看着离岸的快艇，在洒满金色阳光的航道上，劈风斩浪，飞速前进！

养鸭治虫

福建省长太县
上海知识青年

陈熊



去年五月的一天上午，福建省闽南地区新农大队的饲养场门口，围了一群人。只见一只花白色的大公猪躺在地上，肚皮里呼嚕呼嚕响着，嘴里吐着白沫，大队赤脚兽医忙得满头大汗，社员们个个都很着急。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新农大队的几千亩水稻，发生了严重的病虫害，大队党支部组织广大社员立即采取措施，喷洒农药。由于害虫已经产生了抗药性，农药的使用量越来越高，所以不但农本增加，而且对人畜也有危害。昨天晚上的一场大雨，把喷洒在稻田里的农药冲进了饲养场的水浮莲池，引起这只巴克夏种猪中毒。

正当大家焦急万分的时候，只见人群外头挤进来一个人，高高的个头，黑黝黝的脸膛，粗壮的路膊，两只象小蒲扇一样大的手中，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个盛着青黑色药汤的瓦盆。在赤脚兽医的帮助下，他把草药汤咕噜咕噜地灌进了种猪的嘴巴。不多一会，这只猪就睁开了眼睛，短短的尾巴也开始摆动起来，周围的社员总算舒了一口气。

这个给猪灌药汤的青年是谁呢？他就是刚从农林大学毕业回农村的大学生赵大虎。大虎毕业回队后，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成立了科研组，决心把学到的知识，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这时，大虎伸手从水沟边上扯了一把青草，一边擦着手，

一边走到大队支部书记老杨面前说：“根据我们这儿水稻生长的特点，我想摸索一条防治病虫害的新路子，叫做生物治虫，这办法既能治虫，又能降低农本。”老杨一听，心里非常高兴，朝大虎肩膀上用力一拍讲：“好！你先具体说说，怎么个治法？”周围的群众听大虎说要试验生物治虫，也觉得新鲜，都朝前挤了挤，想听听清楚。但是边上也有一个人鼻头里哼了一声：“哼，只听见农药能治虫，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生物治虫！”大虎一看，讲这话的人是大队副业组负责养鸭的中农社员阿福，他刚巧赶了一群鸭子经过此地。大虎感到现在正是宣传科学种田的好机会，就索性朝边上一块大石头上立，讲了起来。原来在植物保护方面，有化学治虫，就是用农药来防治病虫害；有物理治虫，就是用黑光灯等来诱杀害虫；再有一种就是生物治虫，譬如利用青蛙等生物来消灭害虫。

阿福一听，马上插上去说：“现在火烧眉毛，到哪里去捉这么多青蛙？你总不能把这群鸭子赶到田里去吃虫吧！”不料大虎哈哈大笑说：“就是要把这群鸭子赶到田里去吃虫，这个方法就叫‘养鸭治虫’！”群众一听“养鸭治虫”，就轰地一下议论开了，说这倒是个好方法，可以试试看。阿福一听，两只眼睛顿时张得象牛眼睛一样大，连忙对老杨说：“这事情弄得不好……”他朝大虎看了看，把后半句话吃了进去。原来阿福这个人，过去念过几句“之、乎、者、也”，中孔孟之道的毒较深，经常自觉或不自觉的用旧眼光来看新事物。譬如，当初大虎去上大学，他就讲，这下大虎一定要远走高飞了，没想到三年后大虎竟回农村来了。他又讲，大学毕业不当干部，算哪号大学生。后来看到大虎房间里摆了很多瓶瓶罐罐，养了好多蝴蝶虫子，却没有啥厚厚的大本头书，他又认为大虎算啥大学生？！

现在见大虎提出要搞“养鸭治虫”，他心里想，弄得不好，虫没治成，鸭子倒都死光了，闹个鸡飞蛋打一场空，有啥意思！所以他的头摇得象拨郎鼓一样。

老杨听了大虎的介绍，笑了笑对阿福说：“应该相信我们自己的农民大学生么！”然后又别转身来，信任地对大虎说：“大虎，明天你就把这群鸭子赶到稻田里去试验。有什么困难多和群众商量。”

第二天上午，大虎和科研组的青年二楞两个人，高高兴兴地赶着鸭子到稻田里去。只见大虎熟练地把手里的长竹竿轻轻地一挥，嘴里“鸭溜溜”一声吆喝，鸭子就象听到命令一样，摇摇摆摆地走进了大虎他们预先选好的试验田。照理，鸭子一到稻田，就会争先恐后地找食吃，但今天却很怪，只见鸭子在稻田里拍了拍翅膀，洗了洗澡，就摇摇摆摆地一只接一只地走上了田埂，舒舒服服地晒起太阳来了。二楞一看，沉不住气



了，噤噤跑过去，把鸭子重新赶进稻田里去，可是鸭子好象存心和他捉迷藏，又从稻田的另一头钻了出来。气得二楞把赶鸭的竹竿朝地上“啪”地一甩，一屁股坐在田埂上，对大虎说：“看来这养鸭治虫是不行！”“嘿，搞科学实验么，哪能一碰上困难就打退堂鼓呢！”大虎一边说一边拾起赶鸭的竹竿，“来，先捉一只鸭子调查研究一下。”

二楞一听捉鸭子，劲道来了。轻手轻脚走过去，猛地一扑，捉住了一只鸭子，捏得那鸭子嘎嘎乱叫。大虎连忙跑过去，从他手中接过鸭子，一边理了理鸭子的羽毛，一边又摸了摸鸭子的肫脯，啊！怪不得今天的鸭子这样调皮，原来鸭子的肫脯圆鼓鼓，吃得饱饱的，当然再也不高兴找食吃了。大虎想：鸭子一般在半上午的时候喂，阿福养了十多年鸭子，这个道理他不会不懂，可是他却提前喂食，看来养鸭治虫的试验，阻力还不小呐！他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继续试验，摸出规律，使养鸭治虫这个新生事物冲破阻力，向前发展。于是他贴着二楞的耳朵，把自己的打算说了一遍。二楞听后连声说：“好，好，就这样办。”

第二天一早，大虎和二楞就到大队养鸭棚去了。阿福也正好来到鸭棚，他觉得自己昨天的办法蛮好，鸭子没有出事。所以今天又端了一筐饲料，准备喂鸭子。二楞急得一个箭步冲到阿福面前，猛地一下把箩筐抢了过来，大声说：“你这是破坏我们的科学实验！”阿福给二楞一拉，差点摔倒，又听到二楞说破坏，一下子火冒三丈：“养鸭治虫，我就不相信，鸭子饿坏了，你们负责？”大虎上前扶住阿福说：“阿福，你把这筐饲料给我们，假如鸭子不吃虫，我们来喂它，你放心，保险饿不了。”大虎几句话，讲得阿福无言可答，只得把饲料递给了他，但心里总是憋了一口气。

接着大虎他们就把鸭子赶进了试验田。今天这群鸭子一点也不调皮捣蛋了。一进稻田，一只只都把又长又扁的嘴巴伸进了水田，稻田里一片“嚓嚓嚓，嚓嚓嚓”的声音。二楞高兴得一把拉住大虎的手说：“成功了，成功了！这下阿福要吃瘪了！”大虎没有回答，只是仔细地观察着鸭子的情况。突然象发现新大陆一样对二楞说：“你看！”二楞顺着大虎手指的方向一看，只见鸭子正拚命地往稻田深处钻，所到之处，虫子都呼地一下飞了起来；鸭群一过，又落了下来，钻进了稻丛。尽管鸭子伸长头颈，还是吃不到。“二楞，养鸭治虫不但要让鸭子吃虫，而且还要想办法让鸭子吃到虫！看来我们还必须掌握害虫生活的规律。”大虎说完，捉来一只鸭子，一摸腌臢，果然是瘪的。眼看今天鸭子是吃不到虫了，就把刚才带来的一筐饲料，喂给它们吃。

再说，阿福不放心这群鸭子，也赶来了，一看大虎和二楞正在喂鸭，心想出气的机会来了，就不阴不阳地说：“哟，既然鸭子能吃虫，为啥还要喂料呀？”大虎不慌不忙地反问道：“阿福，你孵小鸭子要多少天？”阿福脱口而出：“三七二十一天。”“是呀，孵小鸭子还要二十一天，搞科学实验，哪会一个早上就成功呢？”“呃……”阿福眼睛转了转，半天也想不出一句话来，只好闷声不响地走开了。

这天夜里，大虎一直在观察着害虫的活动情况，发现在早上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一种叫稻飞虱的害虫，翅膀上沾满了露水，钉在稻叶上一动也不动，假如用手轻轻地摇摇稻秆，这些小虫就扑落扑落地掉进水里，这时候放鸭效果最好。大虎发现了这一规律后，连忙跑回队里，叫醒了二楞，把鸭子赶到了稻田。果然不错，鸭子称心如意地吃得特别欢畅。

这时，大队病虫测报员跑来告诉大虎，说在山后边的稻田里发现一种奇怪的病，要他立即去。大虎看了看手表，对二楞说：“鸭子已经放了二十分钟了，再过四十分钟我就回来，作一次解剖观察。”说完，就和测报员一起朝山后边跑去。大虎走了不久，大队管水员巡水经过此地，看到试验田隔壁一块稻田里没有水，顺手就在田埂上挖了一个缺口，让试验田的水流一部分过去。鸭子正吃得高兴，忽然见稻田里水小了，就一只一只地钻进了隔壁这块田里。这下可急坏了二楞，原来这块田昨天下午刚喷过农药，鸭子吃了就会中毒的呀！他连忙拿起竹竿去拦，嘴里连声喊着：“鸭溜溜，鸭溜溜！”可是鸭子根本不听他的，有的从竹竿下钻，有的扬起翅膀从竹竿上翻。二楞一看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从箩筐里捧了一大捧饲料，哄鸭子吃，谁晓得鸭子吃虫已经吃出味道来了，照旧朝隔壁稻田里钻。二楞没有办法，连忙大声招呼在远处干活的社员来帮忙。

再说大虎和测报员观察了情况后，一看表，时间快到了，立刻往回跑。老远就看见一大群人，张开手臂正在赶鸭。知道了事情，连忙三步并作两步，一阵风似地跑来，接过二楞手中的长竹竿，熟练地一拍一打，和大家一起很快把鸭子赶了过来。二楞揩了揩满头的汗水，吐了一口气朝大虎说：“咳，真险！”但大虎好象没听见一样，把竹竿往田边一插，就向鸭群跑去。原来有一只鸭子正摇摇晃晃地走着，翅膀也耷拉下来，看样子已经中毒了。

刚巧这时候，阿福听到人声，也赶来了。不看不要紧，一看气得要命，他一把拎起鸭子的头颈，举得老高，在社员面前晃了晃讲：“大家看看，这就是养鸭治虫！这种大学生还能搞科学实验？有本事早就不呆在山沟沟里了！”

大虎听阿福讲出这样的话，顿时宽大的胸脯一起一伏，觉得再也不能沉默了；这不是对我大虎一个人的看法，而是对工农兵上大学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态度问题！于是他虎势虎势地朝阿福面前跨了一步，冷静而又威严地讲：“阿福，鸭子中毒，我有责任。但是谁想利用中毒的鸭子，来否定工农兵上大学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我坚决不答应！”

“讲得对！”忽然，旁边插进来一个宏亮的声音。大虎别转身一看，是党支部书记老杨。这时老杨走进人群继续说：“有人不承认大虎是大学生，但是我们贫下中农承认他，我们就是需要这种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来的大学生！”声音一落，周围的社员都哗哗地鼓起掌来。老杨讲出了贫下中农的心里话呀，文化大革命前从旧农业大学毕业出来的大学生，不爱农村，也不会干农活，甚至连小麦、韭菜都分不清爽，到底算啥水平？！

阿福见群众都支持大虎，自己落了势，觉得立也不是，坐也不是，不晓得怎么才好。

大虎走上前去，从阿福手里接过鸭子，同样举得老高，对大家说：“鸭子究竟能不能吃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现在我当场解剖一只给大家看。”说着，从挎包里拿出一把刀，切开鸭子的头颈，一直切到鸭子的胸脯。这时候，周围煞静，大家睁大了眼睛，望着大虎熟练的操作。大虎切开鸭子的肫脯，拿出被鸭子吃进的害虫，用放大镜一照，一五一十地数了起来。一共六百二十五只！

这时，只见阿福的面孔红一阵，白一阵，但心里还是不服帖，说不定这次是碰巧，要看最后的结果。二楞见阿福这副样子，气得骂了一声：“真是老顽固！”大虎却笑嘻嘻地说：“二楞，允许人家思想转变有一个过程么！阿福，我们到水稻收割的

时候再看吧！”

从这以后，大虎和科研组的青年更是大胆实践，不断总结，发现有种“菜鸭”比“土北鸭”吃虫率要高；放鸭对消灭稻飞虱有明显的效果；养鸭治虫和化学治虫、物理治虫结合起来搞效果更好。除了在水稻秧苗插下半个月之内，以及水稻抽穗扬花到收割之前这些时



间里不能放鸭下田之外，其他时间放鸭下田，对水稻田还能起到中耕、治草等作用，可以促进水稻增产。

到试验田收割的那天，许多社员群众都来了。阿福也被大虎请来了。收割结果，要比其他没有放鸭的稻田多收粮食七十多斤，还节约了好几斤农药。二楞朝阿福做了个鬼脸：“老阿福，现在总该服气了吧？”阿福红着面孔，不好意思地讲：“服……服气了！”这时，大虎看了看周围的社员群众和党支部书记老杨，又象是对自己说，又象是对大家讲：“我们工农兵大学生，只有投身到三大革命第一线，在工农兵的帮助下，才能发挥一点作用！”老杨听了大虎这番意味深长的话，高兴地说：“对！我们今天的工农兵大学生，回到三大革命第一线，真是长上了翅膀的老虎啊！”

（插图：方向明）



金沙滩上的铁姑娘

金山县 胡林森

东海之滨，金山湾畔，有一个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叫海滨生产队。这个队的社员一谈起他们把荒沙滩变成稳产高产的金沙滩的事迹，马上就会翘起大拇指夸赞队长黎红宝。黎红宝是大队党支部委员，浓眉大眼，身体结实，不但有一副铁肩膀，能挑一百多斤的担子快步如飞，而且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走社会主义道路铁了心，因此大家都叫她“铁姑娘”。

一天傍晚，铁姑娘听到公社大会堂里放映故事影片《闪闪的红星》，心里十分高兴，她想自己早在县里开会时看过了，现在能让社员普遍看到，是件大好事。因此提前吃了晚饭，来到生产队饲养场值班，换饲养员芳芳去看电影。

这时天已黑了下來，饲养场的牲畜也都吃饱睡好，四周很静，忽然外边响起一阵“嚓唧唧，嚓唧唧”的金属撞击声，铁姑娘马上警觉起来。她跑到门外，发现响声是从附近一座石桥下传出来的。她想，桥下那只水泥船上原来空无一人，怎么会传出这种声音？她想到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就轻轻地走到桥旁的田岸沟里侦察，一抬头就看见船上有一个黑影正在蠕动。

“谁？”她跑过去喊了一声，但四周静得没有一点回音。她又走近几步，紧紧盯着这个黑影问：“船上啥人？”船头上的那

个人，只好张着公鸡似的嗓门，说：“是我，是我。”“你干啥？”这人结结巴巴地操着外地口音回答：“我是割草积肥的。”“割草积肥？”铁姑娘想，这样大的一只水泥船只有一个人割草能行吗？深更半夜又有什么草割呢？刚才金属撞击声又是什么呢？她正要走下船去看个究竟。那个站在船头上的人，看到铁姑娘要上船，却抢先跳上了岸。这人嘻皮笑脸地迎上来，嘴里喷出一阵香烟臭气：“女同志，我是来割草积肥的。”铁姑娘严肃地注视着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胖子，厉声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姓柴，叫尤同。”“柴尤同，你有没有带证件？”“带，带……”这个人说着用手摸着衣袋、裤袋，又把手伸向缚在裤腰的皮夹，但还是翻不出证件，却又假装镇静，用缓和的口气说：“证件有，放在船上，我去拿，我……”

柴尤同正要下船，大路上走过一个人来，此人瘦长条子，头带解放帽子，手拿笔记簿子。铁姑娘上前一看，却是娘舅杨山，他在公社农机厂当副主任。杨山一边走来，一边问：“铁姑娘，有啥情况吗？”铁姑娘想娘舅在另一个大队蹲点，家又在镇上，电影不看，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呢？就说：“这人行动鬼鬼祟祟，又拿不出证件。”杨山转身就去问柴尤同，说：“你外地人半夜三更到这里来干什么？”“同志，今年我们队里为了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争取肥多粮多，为国家多作贡献，所以不管白天黑夜到处奔走割草。”杨山把电筒一照，朝船上张望了一下，见船上堆着一些青草，就说：“铁姑娘，兄弟单位为积肥来割草，都是贫下中农——自己人，算了算了！”“你怎么知道他是贫下中农——自己人？你认识他？”“不，不，我怎么会认识他呢？”“既然你不认识他，就要问个水落石出，决不含糊！”“铁姑娘，你真是出芽的蒜头——多个心。我看哪有这么多的敌情。”“娘舅，

在社会主义时期，仍存在着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如果不注意铲除，毒草就会从不同的角落里冒出来，我是共产党员，要做个有‘心’人。”铁姑娘说完，走上了船，在船舱里翻了一下，见都是一些枯黄的干瘪草，心里更引起了疑团，想那人当天割的草怎会是这种颜色？左右搜索一下，又没有发现什么新的迹象。杨山在一旁催促着说：“铁姑娘，不是娘舅多话，做坏事的人，也决不会这样笨的。我们走吧。”铁姑娘想刚才金属声响得蹊跷，这个陌生人的一举一动十分可疑。但既然杨山这么说，也不便马上追究，即使马上追查，也不见得能立刻查出来。她想，还是把情况向大队党支部去反映一下，就走上岸去。杨山却站在跳板上，转身对船上的柴尤同说：“天气不好，风又大，你早点回去。”他说完，也许由于心慌，一只脚踏了个空，只听“啵啵”一声，人已滑到河滩边，一只手虽抓住了一棵小树杈，另一只脚早已陷入淤泥里。铁姑娘急忙上前把杨山拉上岸，说：“娘舅，你脚步要站稳，走路要当心缺口，裤子上湿得全是泥，该回去换一换。”杨山想，打鼓有点，吹笛有眼，听话音，铁姑娘对自己有怀疑，又怕被铁姑娘识破，就想趁此机会把铁姑娘打发走，便急忙说：“我就去，我就去。你也快回去吧。”杨山见铁姑娘向饲养场走去，就躲在田沟里，看铁姑娘动静，见她走进饲养场去了，杨山这才又跑了出来。那边柴尤同听了杨山讲的几句话，肚里象吞了萤火虫，心里明白，正要起锚开船，却见杨山跳上船来。

杨山悄悄地对柴尤同说：“快！快开船！”“急什么？”杨山吃惊地对柴尤同说：“你今天钉头碰上铁头啦！她是我们的队长，有名的铁姑娘，啥都铁面无情。今天，我好不容易把她瞒过了，再迟一些露出马脚，她决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柴

尤同原是一条马鲛鱼——嘴硬骨头酥，刚才被铁姑娘追问一阵，早已胆战心惊，现在一听杨山的话，急忙起锚解缆，把船撑到了河中心，慌张地摇橹开船。

铁姑娘走了没有呢？没有。原来，她进了饲养场，心却还留在桥边水泥船上。她想：今晚娘舅来得突然，说话躲躲闪闪，都是为那个陌生人打掩护，还说我“多个心”。这里有没有什么瓜葛？她这样一想，就又联想到今天早上参加大队党支部学习，党支部书记在向大家讲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部分论述时，曾强调我们的学习要联系实际，要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刚才这场纠纷，看来问题不简单，娘舅杨山虽然是公社农机厂副主任，但平时小生产者的旧习气旧思想较重，长期来抓政治学习抓得不紧，许多人都反映他欢喜吃喝，结交了不少酒肉朋友，最近一个时期队里“资产”风又刮得不轻，今夜倒不能不特别提高警惕。铁姑娘想到这里，就从饲养场后门走出来，又转个弯，悄悄地跑到石桥附近监视他们。刚才杨山和柴尤同的一举一动早已被铁姑娘掌握，只是他们两人讲的黑话，却还不曾一字一句听清楚。她本想先向大队党支部去汇报情况，但现在看来已来不及了，因为船已驶向河中心。正在这时，芳芳在公社看完电影《闪闪的红星》回来，铁姑娘把情况向她一讲，两人一起监视着那条水泥船。忽然，铁姑娘发现一个情况：这只空船，不过装了一些青草，水脚怎么会这样深？铁姑娘想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现在她看到水泥船

头上有根绳子拖在水里，再观察水泥船梢上也有一根绳子拖在水里，心想这里肯定有问题！就指给在身边的芳芳看：“问题就在这里！”

“停船！”铁姑娘在岸边向水泥船一声高喊，吓得船上两个人心惊肉跳，杨山怕被她认出，立即钻进了船舱里。柴尤同也魂飞魄散，手忙脚乱，但是，还是拚命地摇。不料船一到石桥下，铁姑娘忽然从桥上腾地一声跳上船头。柴尤同贼眼骨碌一转，见后梢有一把竹刀，便放下橹把，拿起竹刀用力把拖向河里的绳子砍断。但机警的铁姑娘一丝也不放松，她用电筒照着河面，只见河底翻起串串水泡。柴尤同正想跑到船头上去砍另一根绳子，已经来不及了。铁姑娘已顶天立地地站在船头上，拉起绳子，把挂在船底的贼赃拉了起来，原来那正是他们盗窃国家的钢筋！哦，难怪船帮吃水这么深，原来船底拖着这么多钢筋呢！这时，岸上芳芳早已召集一批民兵和社员把这只贼船包围起来。这个来自外地农村的富裕农民柴尤同，他引诱杨山盗卖厂里财物，这时狗急跳墙，正要跳水潜逃，早被铁姑娘一把揪住。他抬头一看，只见船上、岸上都是民兵战士和社员群众，吓得象霜打茄子一样低着头，象抽掉脊梁骨的癞皮狗，一屁股坐在舱板上。杨山也交给群众审查。社员群众说：“铁姑娘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联系实际，所以能在关键时刻，不让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钻空子！”



智过清洋河

(根据电影《渡江侦察记》改编)

秦昌桂 许逸周

一九四九年春末。长江北岸解放区，东起江阴，西到九江，集结了一百万大军，几百万民工，广大军民遵照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导，决心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长江南岸敌占区，蒋介石匪帮拚命收罗残兵败将，妄图凭着长江天险，负隅顽抗。

这天深夜，乌云密布，月黑风紧。在长江南岸螺丝嘴的山路上，一队人影急速前进。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一位，年纪不到三十，高个宽肩，身材匀称，浓眉大眼，炯炯有神，一身军装，非常贴身，五星帽徽，闪闪发光，机智沉着，精神抖擞。他就是解放军某部侦察连长李春林。

为了打好渡江战役，军首长命令李春林带领一支小部队，先行渡江侦察，要他们查清正面敌人，特别是敌炮兵阵地情况。侦察连长李春林他们几小时前刚刚离开江北，乘帆船机警地应付了敌巡江的炮艇，从南岸岸高壁陡、水流湍急、敌人防务松懈的螺丝嘴登了陆，在越过封锁线的时候杀死了一个敌哨兵，现在他们正按照原定计划，天亮以前越过清洋河，到达牯牛岭、白马山一带，去找当地游击队，依靠人民群众，完成这次侦察任务。

这时候，李春林他们一行正在山路上疾走，忽然从山间公路上传来摩托车声，一眼望去，十几辆亮着车灯的摩托车从他们前面的山间公路上疾驰而过。看着这情景，班长吴老贵说：“连长，敌人可能是冲着我们来的。”李春林点点头：“唔。我们必须尽快地查明敌情，争取主动，想办法在天亮以前越过清洋河。”

侦察员们的判断完全正确。敌人的摩托车队正是冲着他们来的。因为敌情报处长得到螺丝嘴封锁口哨兵被暗杀的消息，感到情况不妙，一定是过来了共军侦察部队。敌情报处长慌忙报告敌军长，两人又是看地图，又是看手表，焦灼地思索着，决不能让共军侦察部队与牯牛岭的游击队会合，想出了一个封锁清洋河的办法。敌军长命令情报处长立即布置敌保安队封锁清洋河，并下令匪兵在这一带挨村挨户搜查，这摩托车队正是情报处长亲自带队来检查巡逻的。

初夏的江南天气，说变就变，不一会就电闪雷鸣，山风夹着山雨，劈头盖脸打来。李春林率领侦察员们顶风冒雨，踩着泥泞的小道，来到了陈村，他们看到一间破旧的茅屋窗户中隐现出微弱的灯火。李春林和战士小马走近屋檐下，听见屋内传出一位老奶奶的骂声：“这批不得好死的，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了，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接着是一位老爹的声音：“刘队长不是说了，这帮贼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啦！”李春林听得仔细，这是一家受苦的人家，应该依靠群众，查清敌情，尽快联络上游击队。他回头示意小马叫队伍过来，自己上前轻轻叩门。“咚，咚咚！”屋里没有动静，他再叩一下，门里老奶奶说：“你们不是刚才来搜过了吗？”李春林诚挚地说：“老妈妈，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是当年的新四军。”“我们

家里没有新四军。”“老妈妈，别害怕，我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屋里不回答了，李春林等了一会，心情沉重地转过身对大家说：“他们给国民党害苦了！吴老贵，你再到别家去打听一下游击队。”吴老贵走后，侦察员们静默地站在风雨中。

那末，这家受苦人家为啥不开门呢？原来这家姓陈，只有陈老爹、陈老奶奶和孙女青儿三口人，儿子、媳妇因为前年带领乡亲们抗租，给恶霸地主吊在树上活活打死了。陈老爹一家日盼夜想，盼着当年的新四军赶快打回来。现在听到门外敲门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真是悲喜交集，恨不得马上把亲人们迎进屋来，但是今天不行，因为国民党匪兵刚刚来搜查过，不能轻信，还得看看虚实。老俩口从门缝里向外张望，正好一个闪电，只见倾盆大雨中，巍然屹立着一支队伍，雨水顺着雨衣往下淌，亲切和蔼的张张面容多象当年的新四军啊！是的，是我们的队伍。老俩口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拉开门栓，走到李春林面前仔细打量着。李春林马上摘下雨帽，露出了军帽上鲜红的五角星，满怀深情地说：“老爹、老妈妈，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自己的队伍回来了。”老俩口眼前一亮，热泪从眼睛里夺眶而出，拉住李春林的手，激动地喊：“同志！”陈老爹连忙招呼同志们进屋，叫青儿到外边去看着点。李春林进屋望着陈老奶奶两鬓银丝，满脸皱纹，关切地说：“老妈妈，这几年，你们受苦了！”陈老奶奶悲愤地控诉这几年的遭遇，李春林激动地告诉两位老人：“大部队就要过江了，受苦人翻身报仇的那一天就要到了。咱们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好日子长着呢。”两位老人听后，高兴得热泪盈眶，说我们早就盼望着这一天了，就张罗烧水给同志们喝。李春林急忙上前阻止，只要陈老爹领着去找游击队。

这时候，青儿奔进屋告诉爷爷说：“姑姑来了。”话音刚落，李春林看到一位二十多岁的妇女随着青儿进屋，只见她除下斗笠，脸庞被雨水淋得湿漉漉的，李春林仔细一瞧，楞住了，觉得她的面貌好熟，象在哪里见过的……。来的就是游击队刘队长。李春林确实与她见过面。那还是一九四五年的深秋，新四军奉命北撤，大部队在江南人民支援下，渡过了长江。侦察分队还在南岸监视尾追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想乘机拦截消灭新四军，阴谋失败后，就在沿江的乡亲们身上发泄他们的兽性。这天李春林准备过江，来到江边，正遇上侯登科带着敌保安大队在烧杀，渔村火光熊熊，壮丁被抓走。在芦苇滩头，一位老渔夫手握渔叉倒在燃烧的渔船旁，边上跪着一个拖着辫子的姑娘，悲恸地哭泣。正在这时，两个敌兵过来要抓这位姑娘，那姑娘愤怒地拿起渔叉向前面的敌兵刺去，后面的敌兵慌忙端起枪对着姑娘瞄准。在这紧要关头，正在监视敌人的李春林，举起驳壳枪，扣动扳机，一下撂倒了那个敌兵，另一个抱头逃窜。李春林一个箭步奔到姑娘面前，向敌兵逃跑方向观看。姑娘看到李春林佩带的是新四军的臂章，感激万分。这时候，远处的侯登科带着人马追过来了，枪声、狗叫声逐渐逼近。李春林要姑娘快走，姑娘摇摇头，拉着李春林的手，钻进了芦苇丛，直奔一条小港，那里停着条小船。她拔起撑篙，钩住船头，让李春林上了船，接着把篙子插进船头底下，用肩一扛，再一篙顶开船头，小船被推出六、七尺远。李春林正担心她上不来时，只见她两手平握篙子，稍微后退一步，身子往前一跃，篙子插进水里，人象燕子一样，轻轻地从半空中跳上了船头。顺势又撑几篙，小船飞快地朝江心驶去。岸边响起了枪声，子弹在小船周围呼啸，激起水花。李春林举枪还击，

姑娘沉着划船。到了北岸，李春林想劝她留在江北，姑娘倔强地说：“回去报仇！”李春林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姑娘回去后就参加了游击队，现在当上了队长。李春林常把这件事记在心头，这次渡江侦察前还把它讲给全连战士听，给大家作了一次生动的战斗动员。可是时隔四年，李春林想不到站在他面前剪了短发的妇女就是当年送他过江的拖着辫子的姑娘。刘队长也没有认出李春林。刘队长前几天接到县委通知，说江北可能有同志过来，要他们密切配合。今夜发现保安队封锁清洋河，估计江北的同志过来了，正在四处联络，遇上了吴老贵，一齐来到陈老爹的家。

吴老贵给连长、刘队长作过介绍后，李春林马上和刘队长研究过清洋河的部署。刘队长根据清洋河河宽水深的情况，提出了只能从桥上过的建议。李春林听后决定先到桥边实地侦察。李春林、刘队长以及侦察员周长喜、杨威、小马、吴老贵等隐蔽在桥北山坡小树林里，观察石桥上的动情。桥头上，敌情报处长正在训斥刚来的侯登科：“你带来了多少人？”侯登科直喘粗气回答：“按您的命令，河岸上派了两个中队。”“桥上就派了这几个人？不行，要派小哨！放过了共军侦察兵，你有几个脑袋？”“是，是，马上加强。”敌情报处长讲完登上摩托车开走了。侯登科向敌保安队员吩咐一番以后，也带着一前一后两个护兵进村去了。刘队长告诉李春林，看样子侯登科是回他小老婆家去。李春林眉头一皱，当机立断，决定抓住侯登科，要他掩护我们过桥。这时候，一个护兵回来了，李春林向杨威、周长喜做了一个活捉的手势。他俩敏捷而隐蔽地接近敌兵，杨威突然扑上抓住，还没等敌兵叫出声，周长喜已经把毛巾塞进了他的嘴，一把拖进小树林。李春林从敌兵口供中证

实侯登科是回小老婆家，随身只带一个勤务兵侯七，一共两支短枪。李春林和刘队长互相看了一眼，话没有说，意思都明白，按计划抓侯登科。

“咚咚！咚咚！”杨威把侯家大门敲得老响。侯七睡意朦胧地边走边问：“谁啊？半夜三更的……”杨威大声说：“搜索营的，有事找大队长。”侯七还没把门开直，杨威的两只手已经把他的脖子卡住了。李春林他们一个接一个冲进大门，推开房门一声吆喝：“不准动！”黑洞洞的枪口吓得躺在榻上的侯登科坐了起来，急忙去摸枪，小马象飞燕扑食一样，跳到榻上，一脚踩住了侯登科的手，伸手把被子底下的手枪缴过来。老奸巨猾的侯登科定了定神，满脸堆笑，一套江湖口气：“弟兄们，山不转水转，都不是外人……”李春林不让他罗嗦：“少废话，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两条路摆在你们面前：一条是继续与人民为敌，那决没有好下场；还有一条是立功赎罪，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义正词严的话句句击中侯登科。侯登科象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榻上，黄豆大的汗珠从额上渗出来。一旁的侯七识相，连连点头说：“长官！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李春林布置一番后，命令吴老贵：“注意警戒，拂晓行动。”

天麻麻亮的时候，李春林带着队伍押着侯登科、侯七出发了。李春林一身敌军官打扮，杨威化装成他的卫兵，其他侦察员和刘队长都穿上雨衣。侯登科跟他平常一样，提着手杖，只是把礼帽压低一些，几乎遮住了眼睛。侯七提着支没有子弹的快慢机，走在前面引路。早晨的山雾很浓，几步之外就看不清面孔。这队人很快走到清洋河石桥。桥上带班的敌保安队员发现人影忙咋呼：“什么人？”“是我，侯七。”“上哪儿去啊！”侯七望了身旁周长喜一眼，结结巴巴按李春林交代的回答：

“天刚亮，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上牡丹乡抓案子。”“抓案子？”带班的半信半疑嘀咕着。李春林赶到队伍前面，一点也不让敌人思索，打着官腔：“你们谁是带班的？”“是我。”“统统到这边来。”李春林说完，大步走到石桥中间，朝石桥栏杆上一坐，扮作李春林卫兵的杨威端着冲锋枪警惕地站在旁边。李春林坐着，命令保安队员站队，要他们面对着自己，这样好让过石桥的队伍从他们背后通过，叫他们没法发现破绽。桥面上这五个敌保安队员摸不清头脑，迅速跑来集合。李春林训斥说：“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下这几个人啦？啊！”他边说边监视着五个敌人，因为队伍已走上桥，侯登科也在里面，不能有丝毫疏忽。带班的回答：“站了一夜，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中队长叫撤回去的。”说完斜着眼向后偷看，他瞥见侯登科低着头在队伍中间走着，他想：嗨，大队长好象也憋了一肚子气呢。李春林见这家伙不怀好意，立即喊了声：“站好了！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饭桶，共军侦察兵就是从你们眼皮底下过去，你们也发现不了。你看看，站没有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五个敌人再也不敢放刁，顿时老实地站好，敌保安队员带班的还小心翼翼地李春林解释着什么。这时李春林有意要拖时间，他从口袋里摸出支烟，带班的敌保安队员讨好地掏出火柴给李春林划了火点上。李春林慢悠悠喷了口烟，当他看到队伍已过石桥，进入清洋河南山里后，站起身说：“我们到山那边去有事。告诉你们中队长，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来接应我们。”“哎，是罗。立正！”“稍息！”李春林摆摆手，头也不回，与杨威大摇大摆下桥向南走了。

天已大亮，刘队长带领大家翻过一座小山，来到一个小湖

边，一声口哨，两只小船从芦苇丛中应声划来。刘队长回头看着侯登科，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侯登科！你认识我吗？”“你是？”“四年前，你烧了我家渔船，杀死了我父亲。你天天剿我、抓我，出三十两黄金买我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侯登科这一吓非同小可，站在面前的竟是赫赫有名的游击队长，他两腿发软，浑身筛糠一样颤抖着。这时候，小船靠岸。杨威、周长喜押着侯登科、侯七上了一条船，吴老贵、小马、李春林上了一条船头搁浅的船。刘队长从游击队员手中接过篙，插进船头底下，用肩一扛，船移动，再一撑船头，船离岸六、七尺远，她双手平握撑篙，稍微后退一步，身子往前一跃，篙头点入水中，她象燕子一样，轻轻地从半空中飞上了船头。这一动作使李春林恍然大悟，刘队长就是四年前送我过江的渔家姑娘，怪不得这么面熟。船在芦苇丛中穿行，李春林满有把握地说：“你还记得吗？四年前，是你把我送过了江。”刘队长也认出了李春林就是当年那个新四军，兴奋地握住李春林的手：“我真没想到。”两人高兴地谈起四年来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

突然，“叭！叭叭！”北岸传来枪声。刘队长告诉李春林，敌人来不及了。可是侯登科觉得这是个机会，再不打定主意肯定凶多吉少，鬼眼一转，不顾一切，“扑通”跳下了水，妄想潜水逃跑。刘队长抽出驳壳枪说：“他跑不了！”在离船六七十步远的水面，侯登科刚冒头吸气，刘队长“叭！叭！”两枪，水面上泛起一摊污血，罪大恶极的刽子手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小船剪开湖水，直向牯牛岭方向驶去。李春林坐在船头心潮翻滚，思考着与游击队会师后要立即紧张地完成侦察任务。

情报选计

(根据电影《渡江侦察记》改编)

许逸周

一九四九年春末的一个上午，晴空万里。在长江南岸国民党反动军队驻扎的江防区内，有一辆十轮大卡车沿着公路飞快地向狮子山方向驶去。车上一共五个人，穿的全是国民党军队的服装。驾驶室里坐着一位身材魁梧，面目英俊的人，一身敌军官打扮。他就是我军侦察连长李春林，开车的是战士周长喜，车厢上站着的是班长吴老贵、战士杨威和小马。

几天前，李春林遵照军首长指示带领侦察班渡江侦察以来，在人民群众和当地游击队的密切配合下，获得了大量的敌军情报，他们通过报话机发到了江北，受到了领导的表扬。昨天，军部来电说：敌情如有变化，务必在两天内报来。李春林他们非常兴奋，渡江战役马上就要开始了。但是还有一个新情况没有查清楚，就是敌人在狮子山一带突然封锁得水泄不通，当地的老百姓也统统被赶了出来，夜里卡车一辆接一辆开进去，很可能敌人在偷修炮兵阵地。李春林知道，新出现的敌炮兵阵地不弄清楚，会造成对我大军渡江的威胁。两天的时间是相当紧的，他想了一个办法，决定开一辆车进去侦察。今天一早，李春林与侦察员们在游击队配合下，从公路上硬夺了一辆十轮卡，李春林他们五人立即化装上车，并要游击队在山

口接应，决心开进狮子山，看看这个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

卡车开得很快，一会儿进入狮子山的丁字路口，周长喜把方向盘一转，卡车拐弯驶向山冲。在狮子山口敌检查哨的拒马前，卡车停住了。敌哨兵挥动红旗问：“哪一部分的？”李春林懒洋洋回答：“六十八师工兵营的。”“干什么来了？”“砍树，江边等用木料。”敌兵爬上卡车张望一番，没发现什么就拉开拒马挥动绿旗，让卡车驶进了狮子山。一进山，李春林从车窗上向外望，只见一群群敌兵正把一门门美制榴弹炮拉进阵地，看样子，敌人在这里新布置了一个榴弹炮团。李春林和周长喜交换了一下眼色，卡车在松林边停住了。这里，居高临下，炮阵地尽收眼底。吴老贵、小马、杨威连忙扛着锯子，拿着斧头下车到松林砍木头。李春林跨出驾驶室倚在车头旁，一面观察敌炮阵地，一面机警地观察周围动静，掩护周长喜在驾驶室里绘制敌炮兵阵地简图。忽然，他发现一个敌军官向卡车走来。李春林心想不能让他接近驾驶室，先发一个暗号，要周长喜注意，自己主动迎上前去周旋。过来的那家伙是敌炮兵参谋，开口就查问：“你们是？……”李春林避开发问，打开烟盒，截住话头：“请抽烟！”“我自己有。”李春林把烟盒递到敌军官跟前，又补一句：“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吧！”那家伙觉得情意难却，伸手取了一支，掏出打火机先替李春林点上烟。李春林乘机主动展开话题了：“你府上好象是——”“河南开封。”“哎呀！我们还是同乡呢。”一听是同乡，那家伙说话投机得多了，把查问李春林他们来干什么这件事丢到了九霄云外。李春林跟他天南海北乱扯一通后，话锋一转问：“你们的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马上就修好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这一回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那家伙完全把李春

林当作自家弟兄了，悄悄地说：“不瞞你说，现在风声这么紧，共军的侦察兵到处活动，要是给他们摸去了情况，这三十多门炮，搬也来不及啊！”他做梦也没想到面前的这位“同乡”就是我军侦察兵。这时候敌兵把这家伙叫走了，李春林掌握了敌情回到卡车旁，见周长喜的图已画好，木料也装上了车，说一声“开车！”卡车向来的路上驶去。

不料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公路上迎面驶来了敌摩托车队。周长喜说：“连长，又碰到那股敌人了。”李春林“唔”了一声，脑子飞快地思索起来，这股由敌情报处长带领的摩托车队，从我们一登上岸就遇上了。第一次是在清洋河石桥边，第二次是在江防工事的工地上，那次杨威还与敌情报处长打过照面，现在是第三次了，必须认真对付。李春林转头从驾驶室后面的帆布窗向车厢里的吴老贵命令：“准备战斗！”待卡车开到早已停在那里的摩托车队面前刹住时，又轻声命令周长喜：“不要熄火。”接着跳下驾驶室。来的这股敌人正是敌情报处长带队，这家伙阴险毒辣，金丝边眼镜后面一对老鼠眼骨碌一转就是一个鬼点子。自从侦察兵来到江南以后，他的日子并不好过，接二连三出现麻烦，保安大队长被打死，电话兵失踪，修筑江防工事的工兵营长也不见了，可疑的电台一直在活动，弄得他焦头烂额。前天汤司令长官调来一个榴弹炮团，敌军长命令再也不能让共军侦察兵钻空子，敌情报处长不敢怠慢，经常到狮子山来转转查查。现在碰上这辆卡车也不放过，打起官腔问李春林：“哪一部分的？”“六十八师工兵营的。”“来干什么？”“砍树，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江边这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吗上这儿砍树？”“江边的民房都拆光了。”敌情报处长听着这不亢不卑的回答，抬头打量着李春林，这人好象见

过，想不起在什么地方照过面。李春林一眼看透了敌情报处长有怀疑，但是并不担心会认出自己，不过要是敌情报处长走近卡车，大个子杨威很可能被他认出，因为杨威在江边修筑工事时被敌情报处长盘问过，并且怀疑他是扛枪的要抓走他，在李春林与民工们掩护下才化险为夷，现在就要防这一手。敌情报处长边向卡车走去，边问：“你们师长姓什么叫什么？”“王国栋。”“参谋长呢？”“张凤台。”“工兵营长？”“陶云飞。”“你呢？”“第二连连副江彪。”敌情报处长越问越快，步步逼紧。李春林跟在后面镇定自若，对答如流，一点破绽都没有。走到车后，敌情报处长的眼光从吴老贵、小马的脸上扫过，最后落到杨威脸上，一愣，那不是江边工事我要抓走的那个大大个子民工吗？顿时伸手去摸枪，可是已来不及了，一直盯着他的李春林先发制人，对准敌情报处长脸上扎扎实实一拳，那家伙被打翻在路边的小沟里滚了两滚。一刹那，卡车上吴老贵冲锋枪一阵扫射，杨威和小马各扔出了一个手榴弹。敌人顿时惊慌失措，倒的倒，爬的爬，有的朝摩托车车斗下边钻，有的朝公路边上窜。李春林快步跳上驾驶室，顺手一枪打倒一个敌兵。周长喜启动卡车向前冲，卡车扬起一股烟尘，冲过摩托车队，直向狮子山山冲的敌哨卡开去。敌兵挥动红旗命令停车，周长喜毫不理睬直冲而过，吓得敌兵扔掉旗子逃窜。卡车驶近了丁字路口，一个转弯，直向游击队接应的山口驶去。

敌情报处长刚才挨了一拳晕头转向，现在从沟里拾起左轮手枪，象一只受伤的野兽那样嚎叫：“快追！快追！”敌兵战战兢兢地爬起来上了车追去。路过敌哨卡时，敌情报处长拿起电话，气急败坏地要敌张营副带一个加强连坐卡车快到前面山口拦截，接着坐上摩托车又追赶上去。他摸着发肿的脸

狞笑着，我已经咬住共军侦察兵啦！

卡车的速度毕竟比不上摩托车，摩托车队与卡车的距离愈来愈近了。吴老贵、小马、杨威连忙把车上的树料推下去，横七竖八倒在公路上，形成一道道障碍。又将余下的树料横放成依托工事，架起枪，单等摩托车追上来开火。追赶的摩托车第一辆在树料面前刹住了，第二辆来不及刹车，翻过树料倒在公路上起火燃烧了，敌兵慌忙搬树，和卡车的距离又远了。敌情报处长赶上去急叫：“快追！”几辆摩托车又渐渐追近卡车，并用机枪扫射卡车。吴老贵他们在卡车上对着摩托车瞄准回击，一辆接一辆摩托车被他们击中翻车。周长喜踩大油门，加速前进，但从反光镜里看出敌人愈追愈近了。卡车开过山口，接应的游击队把摩托车队压住了，可是公路另一头，好几辆满载敌兵的卡车扫射着机枪开了过来，情况十分危急。李春林命令停车上山。周长喜正减速刹车，这时，三颗子弹打中了驾驶窗，周长喜中弹，伏在方向盘上。李春林招呼吴老贵等下车，回头发现窗上有弹洞，急忙呼唤：“长喜！长喜！”周长喜苏醒过来，他咬紧牙关把身子撑了起来，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已经被鲜血染红了一角的敌榴弹炮阵地简图：“连长，这是敌人的榴弹炮阵地图，快上山……我掩护你们……”李春林接过情报说：“不行，我背你走。”“连长，为了江南人民的解放，我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长喜！”“情报要紧！”多么好的战士啊！李春林不顾长喜的话还要上车扶长喜。周长喜一把推下李春林，以极大的毅力启动卡车。他怒目圆睁，挂高速档，加大油门迎着敌卡车冲去，只听见“轰隆”一声巨响，两车相撞处烈火熊熊，公路上升起一股浓烟……优秀的共产党员周长喜，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春林他们站在山上

悲痛地摘下帽子，深深哀悼着亲密的战友周长喜同志。

上山以后，李春林立即要同志们和游击队控制山头，阻击敌人，自己带着报话员隐蔽到山头大岩石下，调拨好报话机，直接通话。这时敌兵从四面向山头包围，迫击炮弹接二连三在周围爆炸。李春林接过话筒，掏出了鲜血染红的情报简图呼叫：“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请你赶快回答，请你赶快回答。”不一会，听筒里传来我军侦察科长的声音：“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我在听你讲话。”“长岭正南一千五百公尺……”李春林这句话还没讲完，一发炮弹在岩石上爆炸，碎石把报话机砸坏了，顿时和江北失去了联系。李春林走到阻击阵地，心情沉重地告诉吴老贵：“报话机炸坏了，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天黑！”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侦察队员和游击队员一次又一次地把冲上山来的敌人压了下去。

夜降临了。经过一天激战，敌人还是在山脚下团团转。战士们尽管一天没吃饭，仍旧是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李春林思潮翻滚，江南人民盼望大军赶快过江的愿望，烈士周长喜为了送出敌炮阵地情报英勇牺牲的场面，江北岸军首长在中断了的报话机前等待情报的景象，一幕又一幕在眼前映过。他走到吴老贵、小马跟前：“我们已和江北失去了联系。”吴老贵说：“是啊，同志们都为这事犯愁呢。”“现在离军首长规定的时间，只有八、九个小时了，我们一定要把这情报及时报告军首长。”吴老贵马上领会有任务，就说：“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派你们泅渡长江最合适。”“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和小马泅渡过去。”小马也激动地说：“连长，我决心参加中国共产党，请党支部考验我。”“好，你们准备一下。”

李春林立即和大家商量一个突围送情报的方案。决定突围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刘队长带着游击队员朝东北方向直奔螺丝嘴，制造过江假象迷惑敌人；另一路由李春林、杨威和游击队员小王掩护吴老贵、小马往西北方向插到敌六十六师、六十八师的结合部过江，过江任务完成后打三发红色信号弹，两路回师在青龙山用三堆火光回答。李春林拿出一根五六寸长的竹筒子交给吴老贵：“敌炮阵地情报都在这里。拂晓前送到江北。”吴老贵接过竹筒子藏在怀里，坚定地回答：“是！”表示一定能完成任务。游击队又给他俩一小包锅巴带着。布置完毕，立刻行动，一阵机枪接着一排手榴弹，把封锁的敌包围圈拦腰捅出一个缺口，大家飞快冲出包围，走到岔路口分两路行动了。

敌情报处长对敌兵攻了一天还在山脚下没前进一步有点沮丧，不过那个可疑电台在炮火中中断到现在还没有出现，非常得意，他夸下海口说：“天一亮保证抓活的。”可是敌军长给他下了道死命令，要是再不成功，就叫勤务兵抬着他的尸体去见汤司令。现在突然传来共军突围的消息，吓得敌情报处长马上指挥敌军向螺丝嘴前后夹攻，因为上次侦察兵就是从那儿过来的。当摩托车开到半路，老奸巨猾的敌情报处长感到有点把握不定，他想共军惯于声东击西，明的到螺丝嘴，暗的可能到结合部这个弱点，就又吩咐分兵两路，命令敌张营副到螺丝嘴，自己到结合部。一到结合部，他恶狠狠地命令所有的敌兵：“不准睡觉，关上车灯，统统埋伏起来，出了问题，枪毙你们！”顿时，敌结合部象死一般的寂静无声。

李春林他们赶到敌结合部时已经午夜了，天黑沉沉的，江风吹得港边芦苇沙沙作响，灯标一闪一闪在发光，大家爬在草

丛中仔细观察敌情。小马轻声地问：“连长，我们过吧！”李春林不放心地摇摇头，又和小王匍匐到公路边，屏住呼吸，全神贯注着敌结合部阵地。李春林好生奇怪，今夜不但公路上没流动哨，连碉堡前也没有固定哨。敌阵地出奇的静，有点异样，说不定敌人有埋伏。他稍微思索一下，示意小王隐蔽好，自己拾起石块扔了出去，来个投石问路。石块“扑”地掉在土坡上滚了下去，瞬时，埋伏的敌人咋呼开了：“有人！”“别响！”手电筒四处乱照，随即又熄灭了。听得脚步声响，约摸有八九个敌人，小心翼翼地李春林他们埋伏的地方搜索过来。李春林急忙和小王一起后撤，退到吴老贵那里。吴老贵说：“连长，敌人有埋伏。”“唔，他们有准备了。”“那我们从别的地方过。”“来不及了。”“咱们冲过去！”“不行！”“哪怎么办？”是啊！怎么办呢，要当机立断，在敌兵渐渐逼近，情况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稍一疏忽就会前功尽弃，就是天塌下来，也要掩护他俩过江。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春林想定主意立即命令：“老贵，你们两个潜伏下来，我们把敌人引开。”“连长，那你们太危险了！”“别管我们，快去隐蔽！”“连长，你们……”这是小马的声音。李春林亲切地说：“小马，军首长等着我们的情报呢！”急切中说不尽千言万语。吴老贵深情地看了看连长，拉了小马猫腰跑向路边灌木丛里隐蔽起来。李春林带着杨威、小王向另一方向跑去，他端起枪，对准搜索的敌兵一梭子排枪，敌兵应声而倒。三人迅速向丘陵地跑去，打一阵枪，向东南方向跑一段，再打一阵枪，向东南方向再跑一段，就这样把敌人的鼻子牵得牢牢的。到了一处树木比较密集地方，李春林选择一块有利地形准备阻击。他说：“要节省子弹，多拖住敌人一分钟，吴老贵、小马就多一分安全。”敌情报处长躲在壕沟里得意忘形，心想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现在只要封锁公路，跟踪追击，看他们能飞过江去？！于是埋伏的敌人倾巢而出，向李春林枪响的方向包抄过去。他哪里料得到吴老贵、小马就潜伏在他眼前。等敌人全部被李春林牵动走后，结合部又恢复常态，吴老贵、小马匍匐到敌前沿碉堡旁，这时密集的枪声愈传愈远了。他们看准机会，一匕首结果了敌哨兵，迅速猫腰跑近铁丝网，用老虎钳剪断，穿过封锁，奔向江滩。小马抱起一根木桩和吴老贵一起扑向江中。江水翻滚，波浪涛涛，木桩被恶浪卷走了，两人英勇顽强与风浪搏斗，直向北岸游去。

这时候，在丘陵地树丛中阻击敌人的李春林，已经打退了敌人两次冲锋，他看看堆在阵地面前具具敌尸，又望了望天空，已是下半夜了，说一声：“撤！”三人一下消失在夜幕中。到了青龙山与刘队长会合后，马上堆好三堆干柴，只等江北的红色信号了。可是天快亮了，信号还是没有出现，大家非常焦急，李春林的心更不平静，是发生意外了吗？还是泅渡不过去？这些想法都很快被李春林否定了。他相信吴老贵、小马一定会过去的。他不时地看看手表，在天快亮的时候，三发红色信号弹出现在长江北岸的上空，李春林他们立刻点着火，顿时，长江两岸，火光和信号弹遥向呼应。

没几天，伟大的渡江战役开始了，成排的炮弹倾注到敌炮阵地和敌前沿工事，打得敌人鬼哭狼嚎。百万雄师渡过长江。李春林、刘队长指挥同志们配合大部队截击南逃的敌人，他们生擒了敌情报处长，活俘了敌军长。在一片欢庆声中，李春林和侦察员们告别了军首长、游击队和乡亲们骑马出发了。高头大马上，骑着英姿焕发的李春林，骏马扬起四蹄，勇往直前，李春林又去迎接一场新的战斗。



略谈小故事

浙江省中小学教材编写组 蒋成瑛

读了《革命故事会》第七期新辟的“田头小故事”专栏，很受启发，自然地提起笔来，也想来谈谈小故事。

小故事，篇幅短小，通常只有一二千字，讲讲只要五分到十分钟，是一种短小精悍的艺术形式。它和一切文学艺术创作一样，是为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历史上劳动人民和法家创作过很多小故事，在当时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由于阶级和历史时代的局限，它们不可能是完善的。今天，广大工农兵群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历史中所编写的儒法斗争小故事和劳动人民批孔小故事，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揭露孔丘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本质，联系现实阶级斗争，狠批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思想性强，材料丰富，语言活泼，形式多样，深受群众欢迎。这些小故事，以及工农兵群众创作的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其他小故事，在无产阶级春意盎然的文艺园地里，是独具风采的小花朵。

小故事，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在创作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

其一、小中见大，发人深省。小故事不象长篇故事，二两棉花四张弓——细弹（谈），而是短小精悍，简洁干净。所选的材

料，往往是奔腾长河中飞溅出来的一星浪花；所写的人物，往往是人物成长历史中的一个片断、一个侧面。但是，“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小故事能从一桩小事中，反映出两条路线斗争，从普通人物的一言一行中，显示出一代英雄的光彩。如“田头小故事”专栏里的《一担泥》，围绕一担泥的斗争，深刻地反映了农村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塑造了一个认真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敢于和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的老贫农的形象。这个小事情节少、事情小，却事关大局，事关路线，所以能够体现出“小中见大”。专栏里的另一个小故事《步步高》，虽然也把改造低产圩的问题提到“革命无止境，生产没有顶”的高度，但是没有点到路线上，就不免略逊一筹了。

其二、平中见奇，曲折多姿。小故事的情节，也不象长篇小说那样纵横交错，头绪繁多，而是单线发展，一目了然。单纯，并非毫无蕴藏；单线，也不是一览无余。《一担泥》一开头就暗含着丰富内容：为什么姚土泉要史旺发让路？让了路又不算，还要逼着他把泥挑回田里？伏下一笔，造成悬念。接着写队长沈铁牛出来和稀泥，双方斗争激化，这是一层；交代那块泥里捏得出油的地是怎么来的，又是一层；再交代那块地到底是谁的，更深入一层。这样步步深入，环环相扣，波浪迭见，曲折多姿。结尾祖孙两人的对话，把问题归结到“更要认真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给故事的主题提到一个新的境界，耐人寻味，发人深省。《步步高》采用补叙、插叙的手法，避免了平铺直叙，写得集中、紧凑，也富有吸引力。

其三、有实有虚，虚实结合。小故事对主要英雄形象、重要内容，笔酣墨饱，精心镂刻，一笔不省，可谓泼墨如云，这是

实写；对次要人物、一般内容，几笔淡墨，高度概括，一笔不多，可谓惜墨如金，这是虚写。实中有虚，详中见略；虚中有实，略中见详。虚实结合，繁简得体，相得益彰。《一担泥》通篇为姚土泉立传。对他和史旺发的斗争写得详细，多用实写，而对他过去的历史，只是在写斗争时，几笔带出，用虚写穿插。小故事中的其他两个人物沈铁牛和史旺发，则多用虚写，但为了衬托主要人物姚土泉的形象，有时也用了实写。这样虚实结合，使小故事在有限的篇幅里，把这场围绕一担泥的斗争现状、历史和意义，表现得十分清楚、深刻，老贫农光彩夺目的形象也进一步得到展现。《步步高》也是虚实相生，详略得当，高永丰的英雄形象比较鲜明、突出。

小故事轻便、灵活，能够密切配合当前的斗争，及时、迅速地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随处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新风尚、新道德反映出来。可以因人因时因地制宜，有针对性的讲，并且最不受人数、时间、场地的限制，不论劳动间隙，坐船等车，会前会后，哪里有群众，哪里就可以摆开战场。小故事站在三大革命斗争的前哨，是向阶级敌人进攻的嘹亮军号，是向生产进军的催春战鼓。广大群众赞扬它：“小故事，作用大，大家编，大家讲，抓革命，促生产，处处开遍向阳花。”我们深信，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革命样板戏的带动下，小故事这朵小花，一定会迎风斗艳，姹紫嫣红，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挥更大的战斗作用。

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积极抓好革命故事创作

南市区文化馆

在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指引下，在纪念毛主席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三周年的推动下，在全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奋发图强、大干快上的战斗精神鼓舞下，我区广大业余革命故事创作人员，胸怀革命大目标，认真学理论，不怕苦，不怕累，积极从事业余创作。两个多月来，仅我馆业余革命故事创作组，就创作了革命故事《爷爷学手艺》、《两根小扁担》、《前哨》、《店堂烈火》、《柜台哨兵》、《一只军用包》等十五篇。这些故事，配合当前形势，短小精悍，易学易传，对深入开展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其中，《爷爷学手艺》被选送参加文化部在北京举行的部分省、市、自治区文艺调演，有些故事本子已被报刊采用。与此同时，我们还抓了创作故事讲演活动，举办了创作故事试讲会、讲座、巡回讲演等活动共二十多场，听众一万余人。现把我们在这一阶段工作中的一些粗浅体会，整理如下，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学习理论，明确任务，不断提高

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创作的自觉性

今年二月，报上发表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以后，我们立即

组织业余革命故事作者和故事员进行学习讨论，并要求他们联系文艺领域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际，开展大学习、大批判。通过一个时期的学习、批判，使同志们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从事革命故事创作的指路明灯，学了它，心明眼亮，继续革命有方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本身就是一场反修防修，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战斗。有些同志形象地说：“革命理论好比是打开生活宝库的钥匙，只有学懂弄通，才能身在宝山能识宝——在生活中发掘有意义的题材。”通过学习、批判，也使同志们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战斗任务，就是要用自己的笔，为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而斗争。有不少同志激动地说：“斗争需要我们拿起笔搞革命故事创作，这支笔是党给的，人民给的，我们一定要学好革命理论，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创作。”也有些同志豪迈地说：“我们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为革命坚持业余创作，就是对林彪一伙所谓‘诱：以官，禄，德’的一记响亮耳光。”通过学习、批判，还使一部分同志进一步摆正了学习文艺创作与学习马列主义的关系，搞文艺创作与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关系，进一步提高了学习革命理论和自身思想革命化的自觉性。有些同志联系自己的思想说：“以前，总认为业余作者最感困难的是时间紧张，参加创作组就是想学文艺创作，现在认识到这是单纯业务观点，十分错误的。”也有些同志颇有感触地说：“一篇文艺作品好比是一面镜子，它反映了作者的世界观。作者的政治思想水平有多高，写出来的作品水平就有多高。过去作品写不好，往往怪自己文艺书籍看得少，其实是学马列，改造世界观放松了。”

提高了学习理论的自觉性，促进了创作。有个青年业余

作者,由于抓紧了理论学习和世界观改造,这两个月来就连续写了三个比较成功的作品,受到了区领导和同志们的赞扬。

依靠组织,点面结合,
推动基层开展故事创作活动

依靠组织,就是我们争取和依靠区委、区革会政宣、工交、财贸、教卫和地区五个系统的支持。如我们在举办南市区创作故事调演时,主动向他们汇报,由各系统组织专场故事调演,并要求他们发通知给所属基层党组织、革委会,要求各基层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导,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广泛发动群众创作革命故事参加区创作故事调演。我们为了配合系统创作故事调演,帮助群众掌握故事创作规律,推动群众性故事创作,举办了两次创作故事讲座。讲座的方式是讲一个创作故事,请作者谈创作体会。这样的创作讲座,比较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受到群众欢迎。他们反映说:“故事创作讲座,形象化,具体化,看得到,听得见,容易接受,容易学。”也有群众反映说:“创作讲座,既是创作经验交流会,又是创作故事传授会,真是一举两得。”点面结合,就是我们除进行上述工作,即面的工作外,还抓好点的工作,深入到唐家湾街道,协助街道党委,举办革命故事创作学习班,开展培训故事员活动。由于街道党委重视,参加学习班同志的努力,在半个月左右时间,就创作了十多个革命故事,其中《育秧斗争》、《理发兵》、《决裂》、《一代新人》等八个故事,在本街道里弄生产组试讲后,受到欢迎。为了推动面上的故事创作活动,我们组织了基层创作故事专场讲演,请唐家湾街道讲演了六个故事。此外,为了进一步推动面上的群众性革命故事创作活动,我们在五月中,连续

举办了六场创作故事试讲会，请基层单位有关同志参加。这样的活动，不仅起到了基层单位相互间的交流和促进的作用，而且对业余作者也是个鼓励和鞭策。如原来革命故事创作活动比较薄弱的单位，这次都送来了创作故事，有些好久没有动笔的业余作者，这次也写来了作品。

学习先进，开阔视野，
努力提高创作故事质量

毛主席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指出：“毫无疑问，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的，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就更应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列主义的学习。特别是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铲除产生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土壤，就应热情歌颂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新事物。为此，组织业余故事作者学习先进事物，让他们开阔视野，丰富生活，也是十分必要的。我们为了发动和组织业余作者创作配合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革命故事，就先后组织业余作者听取中南中心合作食堂青年职工拒腐蚀、永不沾的先进事迹介绍，还组织他们到豫园商场学习、采访革命职工抵制小生产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先进思想和事迹；还组织他们到王家码头地段医院学习、采访革命医务人员克服设备缺、条件差等困难，全心全意为病员服务的动人事迹等等。这样，使业余作者具体感受到生活中生长着的共产主义与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彼此斗争的情况，对创作很有帮助。

由于我区区委领导对群众文艺创作十分重视，除召开创

作座谈会直接听取作者汇报外,还在一些简报上作批示,要求组织业余作者到有关单位进行采访、创作。我们就以此作为重点题材,组织业余作者进行创作。故事初稿写出后,就在创作组讨论、研究,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而后由作者再进行修改加工。有些初稿交给故事员试讲,听取意见。经过反复讨论修改,使作品质量逐步提高。一些较有质量的创作故事就是这样抓出来的。如反映青少年在码头上同小生产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的故事《两根小扁担》,初稿出来后,我们就组织故事员深入到十六铺和大达码头候船室向工农兵旅客讲演,并征求他们意见,再经修改,内容和情节就更合理了。对于一些重点题材的故事创作本子出来后,组织作者进行创作小结,及时交流,以利再战。



海军在沪举办革命故事学习班

为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普及小靳庄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的经验，海军最近在沪举办了革命故事学习班，为部队培养了一批讲革命故事、写革命故事的骨干。学习班采取开门办学的方法，拜工农为师，以上海的业余故事员为榜样，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毛主席关于文艺的论述，提高了运用革命故事这个轻便灵活的文艺武器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内阶级斗争的认识。许多同志刻苦练习、认真创作经常到深夜。他们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学习革命样板戏创作经验，已经写出了一批反映部队火热的战斗生活的故事。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三周年之际，学员们主动深入舰艇、码头、工厂、田头、学校和公园为工农兵讲演革命故事，得到了锻炼提高，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目前，这批学员已回到部队，决心以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为指针，大力开展革命故事活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作出应有的贡献。

